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106_18(1).0004

祈戰死與「肉彈」美學：
論晚清小說「武士道」文學敘事的層層展演§
The Aesthetics of “Hope for Dying in the War”
and “Human Bomb”: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hido”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朱芯儀*

Hsin-I CHU

關鍵詞：武士道、《肉彈》、祈戰死、晚清小說、中國武士道

Keywords: Bushido, human bomb, pray for dying in the war, late Qing Dynasty novel, Chinese Bushido

§ 本文初稿曾在「2019年文化研究年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2019年3月9-10日）以〈祈戰死·訣別與暴力：論晚清《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譯介風景和「軍事小說」敘事樣態〉發表，感謝評論人羅仕龍教授。亦感謝曾給予本篇論文諸多建議的顏健富教授、藍弘岳教授、崔文東教授，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摘要

晚清日本與中國的交流多元且複雜，本文將以富含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晚清翻譯小說《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為切入點，兼論其他含有武士道色彩的創作小說《應徵與歡送》、《祈戰死》、《陸軍萬歲·帝國萬歲》、《中國戰爭未來記》與《破裂不全的小說》。挖掘「武士道」自日本到中國後，敘事特徵和其層層轉化。如推崇「祈戰死」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時刻以「殉死」決心應戰；小說內含大量死亡與血腥的場景，戰場上的砲彈爆裂、人身損毀、撞擊聲響，都是特有的「肉彈美學」表現，具極高的文學意涵。另外，當中國自身吸收、擷取「武士道」後，將其特色運用在「招兵買馬」的軍事徵兵作品上，儼然重新吸收、節取並賦予新的中國「武士道」意義。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ere diverse and complex.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novel, "*Record of Lushun Combat - a Human Bomb*", which is full of the spirit of Japanese Bushido as the starting point, as well as discussing other novels containing Bushido spirit, including "*Application and Farewell*", "*Pray for Dying in the War*", "*Long Live the Army, Long Live Empire*", "*The Future of the China War*" and "*Broken Novel*", to excav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hido" in the narrative methods as the Bushido spirit spreads from Japan to China. For example, the novels esteem the spirit of "Hope for Dying in the War" – the spirit of "sacrifice" and seeing death as the only way for warriors in every war; or the novel contains a lot of scenes of death and blood, as well as the burst of artillery shells on the battlefield, the damaging of human bodies, and the sounds of impact, which are the aesthetics of the human bombs, and have very high literary meanings. In addition, when China selected and absorbed "Bushido", it applied its characteristics to the conscription works, and re-given the meaning of "Chinese Bushido".

壹、前言

晚清時期與日本接觸頻繁，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不再是中國的藩屬，在東亞世界崛起，強盛的國力更是在甲午戰爭後令清政府大為改觀，從此翻轉了兩國的強弱態勢。¹往後，中國派遣留學生至日本取經，進行學術、文化及語言交流，留日學生經由日本吸收來自西方的知識，翻譯或轉譯許多西方書籍。²不僅如此，日本留學生也積極翻譯了大量日本著作與新知，³可謂「留學的目的，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為了培養翻譯人材」，⁴向中國的讀者展示日本迅速強大的原因。其中日本文學也藉此譯成中文，尤其晚清文壇極為重視小說，各類日本小說也隨之進入中國。

本文主軸「武士道」，以往學界論述日本／中國武士道，大多針對思想特質，各爬梳日本或中國武士道的異同，抑或中國接受之過程。而筆者將著重觀察日本／中國「武士道」和「戰爭」的「文學」議題，揭示日本武士道思維與文學如何影響中國的戰爭敘事表現。近代日本最為突出的武士道精神，如何落實在日本武士道文學中，當武士道精神和文學，輾轉來到晚清中國，在不同的脈絡下，又會激發出什麼敘事火花？本文以日本近代著名的武士道、軍事小說——櫻井忠溫著，黃郛譯《旅順實戰記——

1 李揚帆：「日本之成為東亞和中國改革的動力有賴於兩個因素：其一，日本之長期不服中國在東亞的優勢地位，並在明治維新以後迅速顛倒東亞的政治格局，從而為中國改變世界觀創造了外在條件；其二，中國具有『禮失而求諸野』的彈性文化基因，在文化理想主義的背後，存在實用主義的邏輯底蘊。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國能夠放下天朝架子，『以日為師』。」李揚帆：《湧動的天下：中國世界觀變遷史論（1500-1911）》（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2年），頁387-388。

2 鄒振環：「從甲午戰後到『五四』運動前的日文中譯本數量是相當可觀的，據譚汝謙的統計，從1896年至1911年的15年間，日文中譯本總計有988種，每年平均達66種，其中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類僅占172種，哲學與社會科學有816種。從社會科學譯著來看，包括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法律等範圍，多以譯介西方文化為主體，有相當數量甚至直接轉譯日文版的西書譯本」鄒振環：《疏通知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43。

3 陳應年論譚汝謙《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中所示1896年至1911年間，日文著作中譯高達958種，但實際應超過譚氏之統計「估價實際數字當達一千種以上」。陳應年：〈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國的介紹和傳播〉，收錄於《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69。

4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頁209。

名「肉彈」》（此後簡稱《肉彈》）為主軸，探索其脈絡和過程。其書描述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日本、俄國於中國旅順、大連開啟戰爭，最終日本取得勝利，此後日本在東亞的地位不言而喻。⁵

周作人討論「戰爭小說」時，舉出了日本戰爭文學的表現，言及：「日本從來也稱好戰的國。櫻井忠溫的《肉彈》，是世界聞名的一部讚美戰爭的小說」，⁶「好戰」說明日本對於「戰爭」一事的態度，而《肉彈》則是「讚美戰爭」之作。施蛰存進一步認為此書：「它表現了典型的日本精神，從武士道、忠臣藏、大和魂到軍國主義，有其根深蒂固的傳統」，⁷顯見《肉彈》具有武士道文學之代表性。小說內容除了烽火交涉、忠勇狂熱之外，更擁有強烈的文學特質和藝術能力，演繹了與以往不同的近代戰爭敘事。回顧學界研究《肉彈》精闢，如董炳月〈「夢」與「肉彈」的文學史——中日現代作家創作中的互文問題〉、〈「肉彈」倫理學〉，詳細分析小說的創作背景、思想觀念，並著重「至高無上的『國家』」軍國意識，並對中國造成影響；藤村裕一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旅順實戰記》〉討論譯介因素，關注譯者黃郛個人立場如何影響譯本呈現，對照翻譯的差異，體現背後的政治意涵；李艷麗〈晚清戰爭小說譯介整理及文藝思潮考——兼論戰爭小說在中國的冷遇〉，進一步整理晚清戰爭（軍事）小說之譯作，評述晚清戰爭之定義，認為當時關

5 日俄戰爭最終日本勝利，雖然奠定了日本在東亞的勢力與實力，但「無論是開啟戰爭還是繼續戰爭，日本都並不輕鬆，而要結束戰爭也是相當困難的。……伊藤博文在開戰之前的會議上說，若在眼下與俄國達成妥協，就可獲得『幾年的安寧』，然而實際上連這短暫的安寧也沒有，俄國不斷地向亞洲擴張，陷入了軍事大國和大陸國家的矛盾之中。」原田敬一：《日清、日俄戰爭》，徐靜波（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293。

6 周作人：〈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15日）。

7 施蛰存：《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3。

心《肉彈》的知識份子不在少數，無法忽略其重要性。⁸學者們精湛的道出《肉彈》和《旅順實戰記》的武士道特質與軍國主義精神，可惜卻未細讀、賞析「武士道」、「戰爭」題材交融下，文學書寫創造忠勇、暴力與鏗鏘之藝術美感，影響此後中國創作小說的發展，此乃本文關注的重點。

再者，梁啟超一系列談及武士道之文章，包含〈祈戰死〉、〈論尚武〉及《中國之武士道》等，與晚清武士道創作小說有著密不可分之關聯。所謂「祈戰死」、「勿生還」為「祈禱出征戰死沙場」、「切勿苟且求生」之意義，脈絡和日本武士道「肉彈」、「大和魂」、「尚武精神」以身體／生命為武器，實屬一系同源。本文將藉由討論梁啟超與日本間的影響和脈絡，分析同時期中國一批描繪「祈戰死」之「軍事小說」，推敲小說共同呈現歡送軍人出征、期盼為國犧牲、細述戰場流血傷亡、爆炸等文學風格，這些敘事風格應運而生，一再重現於晚清戰爭敘事裡。而軍事小說大致都刊登在軍事體系相關的刊物上，激勵中國人民勇於從軍、衝鋒陷陣的愛國使命。使日本「武士道」精神，滋養出中國近代本土性的風采，⁹本文將梳理其間千絲萬縷之關係。

所以，本文首先鉤沉日本的文學脈絡、文化樣態甚至政治精神，導致《肉彈》生成。再討論《肉彈》小說中強烈的武士道特質，藉由文學如何營造磅礴、震撼且無懼之特質。不斷出現的「祈戰死」，融合了沙場上的血腥、暴力，營造出鏗鏘有力的壯觀景緻。最後，將視角轉回中國，觀察梁啟超所生產的中國「武士道」觀念，如何表現在「武士道」色彩類小說，揭示了晚清小說如何接受、轉化日本武士道文學作品中的「殉死」、「

8 參見董炳月：〈「夢」與「肉彈」的文學史——中日現代作家創作中的互文問題〉，《「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77-122；董炳月：〈「肉彈」倫理學〉，《茫然草：日本文風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53-68。藤村裕一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旅順實戰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2期2009年，頁44-57。李艷麗：〈晚清戰爭小說譯介整理及文藝思潮考——兼論戰爭小說在中國的冷遇〉，《晚清日語小說譯介研究（1898-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頁73-92。。

9 關於近代日本與中國之傳統與文化互相影響，進而建構、生產出「武士道」之思想、身體脈絡，參見蔡振豐：〈中國近代武士道理念的檢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189-218。

犧牲」、「祈戰死」思想脈絡。「肉彈」、「暴力」藝術特質，也融合了中國的文學傳統、文化環境與軍事需求，開拓往後中國「武士道」小說的能量。

貳、從日本「武士道」至中國「武士道」

「武士道」精神影響近代日本與中國，不僅是政治思想，同時發揮在文學創作中，從日本「武士道」到中國「武士道」有著千絲萬縷的影響軌跡，本節將梳理近代「武士道」於日、中兩國間，思想、文學越界、接受和影響過程。

日本見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慘敗，反省鎖國政策，一八五四年的「黑船事件」讓日本門戶大開，¹⁰迎來改革的契機，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日本導向西方學習，企圖富國強兵。而日本「武士道」與近代政治的轉變，息息相關，武士道之「武」為武力，「士」則為士大夫術德兼修之意，涵蓋神道、儒學、禪宗、兵學等，日本中世紀直到近代，「武士道」始終在政治、軍事或倫理等領域發酵作用，亦為日本兼容他國文化的主軸。¹¹雖然一八七一年廢除士農工商賤民之身分制，解除武士階級，但日本近代武士道精神不減反增，無所不在地滲透倫理內部。其中，井上哲次郎（1856-1944）的「武士道」影響日本軍隊至深，認為日本軍隊的強盛和武士道「為名譽戰

10 「黑船事件」對日本而言，代表著西方勢力所帶來的「開國壓力」，並含括一連串對內的產業、政治、派系等各方壓力。參見陳秀武：《近代日本國家意識的形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167-171。

11 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一文，曾細緻論述武士道如何為「被創造的傳統」，近代武士道在回應「歐化」時型塑其思想與流派，逐漸被建構為日本的「傳統」。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2011年12月），頁62-66。

死」之關係密不可分。¹²一八八二明治天皇向陸軍頒布《軍人敕諭》，井上哲次郎將《軍人敕諭》置入《武士道叢書》之首，又將「武士道」收入明治天皇一八九〇年頒布的《教育敕語》，此後：「『武士道』徹底被吸收入『大和心』『大和魂』之中，成為『日本民族之精神』的基軸」。¹³《軍人敕諭》要求軍人尚武勇、以信義為重、質素為旨，抑「情義」而揚「忠」。著名的《菊與刀》也對《軍人敕諭》有深刻的描述，認為《軍人敕諭》才是明治「真正的經典」，使「『忠』不再只是圖表上的一個圓圈一個圓圈，而是道德拱門的拱心石」，¹⁴顯見重要性。

當「武士道」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將「武士道」在中國落地生根，和傳統的「遊俠」、「儒俠」作為聯繫，以提供觀念融合的橋樑，尤其是梁啟超。¹⁵一八九九年，因變法失敗而在日本逃亡的梁啟超，深受日本武士道影響，撰寫〈祈戰死〉（1899），內容訴說日本街道上軍人送行的每個

12 藍弘岳討論井上哲次郎反省日俄戰爭時日軍大量自殺的原因：「日本軍人為名譽寧自殺毋為俘虜。……近代日本軍人是否當如西洋之軍隊般以義務之履行為優先，不輕易自殺？或當重視日本之傳統、獨特性，以名譽之維持為優先，將為名譽而戰死視之為義務的履行？井上主張的是後者，認為日本軍人當遵照傳統，具重名譽的『武士道之精神』。正是在此邏輯之下，歷史上的『求名』的『武士道』論述開始被大量動員以建構帝國軍隊的倫理規範。」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2011年12月），頁62-66。

13 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2011年12月），頁63。

14 露絲·本尼迪克特：「《軍人敕諭》首先是頒給現役軍現役軍人的。軍人們要逐字逐句地學習《敕諭》，每天早上還要默想10分鐘。在重要的全國性的假日，在新兵入伍時，在老兵訓練期滿伍時，以及在其他類似的場合都要舉行誦讀這份《敕諭》的儀式。所有中學和繼續教育學校的男生也都要學習這份《軍人敕諭》。……《敕諭》表明官方力圖抑『情義』而揚『忠』，在日本，『情義』一詞家喻戶曉，但在《敕諭》中一次都沒有出現。《敕諭》不提『情義』，但強調有『大節』和『小節』。大節就是『忠』，小節是『徒守私情之義』。《敕諭》竭力證明『大節』足以證實所有的美德。」〔美〕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與刀》，北塔（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頁170-171。

15 龔鵬程曾討論近代「中國武士道」的崛起，梁啟超、章太炎、楊度、蔣智由等人提出不同的觀點，使中國的「俠」和日本「武士道」連結。如梁啟超認為中國在秦之前就擁有「尚武精神」傳統，卻遭封建制度破壞；章太炎討論「尚武」和「復仇」，以激勵民粹；楊度則是進一步闡說日本武士道參雜了中國儒家、佛家思想。「俠」和「武士道」、「尚武」互為勾連，皆是表現近代中國勢衰，渴望以日本為借鏡的心情，並增添俠義、正直的浪漫形象。參見龔鵬程，《俠的精神文化史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頁14-19。

細節，包含旗幟飛揚、軍人英勇、親友興高采烈、此起彼落的「祈戰死、勿生還」等，此些與中國大相逕庭的意象，深刻印在梁啟超的腦海，未料該記憶演變為日後晚清軍事小說創作的�主要基底，小說中反覆出現的符碼。梁啟超著〈論尚武〉（1903）、〈子墨子學說〉（1904）讚嘆日本「輕生死，忍痛苦」，¹⁶並梳理《中國的武士道》（1904），試圖利用傳統儒家思想轉進中國，於是「武士道成了梁啟超重新審視中國歷史的批判武器」。¹⁷同時期的晚清報刊上，亦時有譯介、討論「武士道」的論說，如一九〇〇年刊登於《學報彙編》的〈論日本武士道〉和〈武學：武士道，大和魂，櫻花狂〉：「武士道者，日本倫理之精英，國民元氣之所鍾也」，講述武士道之重要：「英雄之骨埋於萬花如雪之中，花與英雄，千古俱香……殆其軍國民性質之特具者歟」，¹⁸並稱「而其修養之效，使人不畏死」。¹⁹一九〇五年《武學》刊〈日本立國之精神在武士道論〉，說明日本憑「武士道」，成功「以小博大」贏得日俄戰爭。²⁰另外，中國關於「武士道」的創作小說、雜劇、畫報亦層出不窮，如一九〇八年《時事報圖畫雜俎》之〈中國之武士道〉；一九〇九年楊與齡刊登在《南洋兵事雜誌》的《武士道傳奇》；《北京白話畫圖日報》的〈中國武士道〉等等。「武士道」一詞於晚清蔚為風潮，由各種管道進入中國，亦和中國當時急需的救國觀念相符。所以，徂日本井上哲次郎著《武士道》，到梁啟超開創的中國「武士道」，甚至是報人對武士道的介紹和詮釋，使我們看見「武士道」由日而中，有了豐富且不同的脈絡與衍展。

回顧日本近代文學中的「武士道」，如江戶時期：山鹿素行（1622-1685）《山鹿語類》所陳述「士道」（1655），講求反省行為善惡、陰陽

16 〔清〕中國之新民：〈子墨子學說〉，《新民叢報》（橫濱：新民叢報社，1902年）第3卷第9期（1904年11月），頁13-24。

17 陳繼東：〈在中國發現武士道——梁啟超的嘗試〉，《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226-230。

18 〈武學：武士道，大和魂，櫻花狂〉，《學報彙編》第24期（北京：北洋軍報局，1905年），頁17a-17b。

19 〈論日本武士道（錄外交報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十月一日太陽報）〉，《學報彙編》第2期（北京：北洋軍報局，1900年），頁29b-30b。

20 〔清〕覃蔭欽，〈日本立國之精神在武士道論〉，《武學》第2期（東京：武學編輯社，1905年），頁12-13。

／文武合一、忘卻生死羈絆；²¹或以青春基調「男風」、「忍戀」為主，著重男性之間倫理團結、親密情誼的武家思維「若眾道」，代表作家為三島由紀夫；²²另有「上方風」武士道代表，山本常朝（1659-1719）口述、田代陣基（1678-1748）筆錄《葉隱聞書》（1716）：「武士道者，即發現死之存在。……武士道即謂死，除此之外別無他指。武士於生死存亡之際，應先選擇慨然赴死」等。²³可知，日本武士道精神雖多元複雜，卻多圍繞在「倫理」、「愛國」與「犧牲」。而論「武士道」具體實踐在人物形象的案例，則以日本著名「軍神」乃木希典（1849-1912）為例，其參與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忠君愛國、英勇抗敵，日後為明治天皇而殉死，成為「武士道」精神的典範，²⁴窺得「忠君」、「勇猛」和「殉死」亦為日本近代

- 21 關於《山鹿語類》：「他寫了有關儒學研究、兵法和日本歷史的多部著作，但最不能讓人忘記的是他推動了『武士道』的形成。在他的《武教本論》和《士道》……山鹿素行力圖解答一個問題：在一個人們不必再征戰，但是也無補於生產和流通經濟的社會裡，武士該做些什麼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山鹿素行曾經受到中國儒學傳統的早期著作如《易經》、《春秋》等的吸引，它們代表了對理想儒士的一種想像——飽讀詩書，堪為國家效命，……他的不同著述中主張日本武士應該效仿過去的儒家聖賢，致力於成為道德和政治的領袖。」詳見詹姆斯·L·麥克萊恩（James L. McClain）：《日本史1600-2000》，王翔、朱慧穎、王瞻瞻（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頁76。
- 22 張博：《浮世繪、武士道與大奧 日本江戸時代的大眾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181-183；唐月梅：〈三島由紀夫美學的重疊性〉，收錄於葉渭渠（編）：《三島由紀夫研究》（北京：開明出版社，1996年），頁144-161。
- 23 山本常朝、田代陣基：《葉隱聞書》，趙秀娟（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頁1。《葉隱聞書》之接受：「在二戰期間，為了宣傳侵略戰爭的需要，《葉隱》一書突然被廣泛傳閱，出現過十幾萬部岩波文庫版《葉隱》頃刻間被銷售一空的現象。……日本關於《葉隱》的研究有許多，主要有兩種流派。以古川哲史、相良亨等為代表的哲學家們高度評價它是武士道的書籍典範，是『武士的哲學』，在日本的倫理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以丸山真男、松田修等為代表的一派則認為，《葉隱》『僅僅只是空想——它只停留在言語的世界裡，只是飯桌上的空論』。」朱玲璿：〈《葉隱》的武士道思想〉，收錄於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30。
- 24 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陸軍大將，日本人奉為「軍神」，又稱「聖將」、「武聖」，甲午戰爭任第一旅團長，參加日俄戰爭，也曾任臺灣總督，戰爭資歷豐富。出生於武士家族，從小習得武學、忠君思想，並頗富文彩。無論是西南戰爭的失敗使他欲「以死謝罪」，或是身負重傷仍執意參戰到底，即便日俄戰爭中戰死兩名兒子依然無悔。旅順戰後歸來後，明治天皇駕崩，乃木希典與妻子便在天皇出殯當日，著軍裝殉死，成為「武士道」精神象徵。「乃木希典」成為典範，時常在日本文學中出現，如講故事、浪花曲與琵琶歌，都有乃木希典的神化的影子。乃木希典的傳記眾多，如參見山路弥吉：《乃木大將》（東京：民友社，1912年）；櫻井忠溫：《乃木大將》（東京：偕成社，1943年）；關立丹：《武士道與日本近現代文學：以乃木希典和宮本武藏為中心》（

「武士道」極重要之中心特徵。本文關注的《肉彈》的作者櫻井忠溫，生於日本武士道精神大幅生產、影響的時代中，至一九〇六年《肉彈》創作之前，他歷經日本全面改革與崛起的階段。無論是壬午事變（1882）、甲申政變（1884）、發布教育敕語（1890），緊接甲午戰爭（1894）還是日俄戰爭（1904），戰爭牽引著他的生命。從櫻井忠溫的生平窺見時代的痕跡，他的父親櫻井信之，維新之後失去武士地位，對數學不佳、熱愛習畫又十分孱弱的櫻井忠溫大有不滿，便推舉他入軍校。櫻井忠溫曾師從夏日漱石學習英文，²⁵其兄櫻井鷗村（1872-1929）是當時著名翻譯家、兒童文學家，曾翻譯新渡戶稻造《武士道》等多部作品，兄弟兩人皆與崇尚寫實的「硯友社」來往密切。²⁶一九〇一年十一月櫻井忠溫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並在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九日接獲動員，十天後抵達中國大連附近的張家屯，開始日俄戰爭。身為「陸軍步兵中尉」的櫻井忠溫，親身加入戰爭行列，為爭奪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之影響力，這場戰爭長達一年半。戰爭結束後的一九〇六年，《肉彈——旅順實戰記》於英文新誌社刊行，至一九〇七年竟再版四十六版，想見其轟動程度，櫻井忠溫也榮獲五級金鷄勳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62。大隈重信相關研究見楊延峰論文：楊延峰：〈大隈重信的「東西文明調和論」〉，《日本問題研究》第25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32-38；楊延峰：〈大隈重信的對華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博士論文，2012）；楊延峰、李建華：〈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論」探析〉，《日本研究》第1期（2012年3月），頁119-123等。

25 櫻井忠溫詳細生平，見木村毅（編）：〈櫻井忠溫年譜〉，《明治戰爭文學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頁407-411。

26 當時日本文壇受到歐洲翻譯文學的影響，因應工業革命與科學下開啟對於人文藝術的「寫實」要求。無論是坪內逍遙（1859-1935）、二葉亭四迷（1864-1909）均在這一波寫實、自然風潮中成為領頭羊，改變了日本文學的風氣。而硯友社推崇寫實主義，重視人物內心的描寫、敘述事物的距離，客觀描寫人與社會。由於明治之後國家整體走向以國家利益為主的軍國主義，能接受暴露社會議題的文學有限，作家們轉往內心書寫的「私小說」。另一方面與西方列強競爭、甲午戰爭的勝利後，濃厚的國粹主義油然而生，文壇出現作家以從軍記者身分的隨筆紀錄，如書寫甲午戰爭：國木田獨步（1871-1908）《愛弟通信》、田崗嶺雲（1870-1912）《戰袍餘塵》；日俄戰爭：森鷗外（1862-1922）《歌日記》、田山花袋（1872-1930）《一個士兵》等，這些作品雖受到軍國主義的環境影響，但仍然承襲寫實手法，在抒情與浪漫筆觸中描繪人在異鄉的思鄉感觸、情景交融。謝志宇：《20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62-66。王長新（著）、宿久高（編）：《日本語言文化研究——王長新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頁81-82。

章並接獲明治天皇的召見，可謂日本近代戰爭文學的第一作。²⁷

同時期中國，原本從文的黃郛（1880-1936），原名紹麟、字膺白，浙江嘉興人。²⁸自他看了梁啟超的〈論尚武〉深受啟發，一九〇四年，二十四歲的黃郛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浙江武備學堂，畢業後一九〇五年保送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測量，也是浙江武備學堂第二次送往日本留學的學生。至日本留學後，挑選日本士官學校中優秀學員共創秘密團體「丈夫團」，並代理日本同盟會總理。²⁹一九〇八年從東京振武學校畢業後，決意革命，他聽從同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勸言，繼續留在日本，並辦理《武學雜誌》。³⁰同時翻譯《肉彈》，一併翻譯、收錄日本各報對《肉彈》輿評。一九一〇年《肉彈》中文版出版，期許中國人民以此書為典範，激勵愛國心，如此日本愛國主義與軍國思想便正式、大規模地傳入中國。針對晚清軍事、戰爭小說之而言，或許《肉彈》譯介的不算早，但可謂「武士道」、「軍國主義」軍事小說的集大成。

若櫻井忠溫《肉彈》提供了日本近代文學和「武士道」精神交融的視野，那麼梁啟超〈祈戰死〉便是構築了中國武士道精神「祈戰死」文學的敘事架構。中國「祈戰死」的創作戰爭、軍事小說，在這段時間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破裂不全的小說》（1903）、《應徵與歡送》（1908）、《陸軍萬歲·帝國萬歲》（1908）、《祈戰死》（1909）、《中國戰爭未來記》（1909）等。以下筆者將聚焦分析黃郛所譯至中國，極具武士道精神的《肉彈》一書外，也討論中國所創作「武士道」軍事小說。這些作品皆帶有濃厚的日本軍國思想，雖與日本思想或作品同樣倡導忠勇、愛國，但晚清中國之創作「武士道」小說，更重視「宣傳犧牲」、「廣告戰死」之精神，看似強調「武士道」的特質，卻也「虛化」原有日本武士道精神的

27 李雁南：〈從文本到現實——試論明治日本作家筆下的「中國」〉，收錄於佟君（編）：《華南日本研究》第2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49-58。

28 黃郛生平可見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出版，1984年）；張學繼：《黃郛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等。

29 楊穎奇（編）：〈黃郛——共謀「北京政變」的內閣代總理〉，《民國政治要員百人傳》（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頁230。

30 李鳳琴：《黃郛與近代中國政治》（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6。

厚度。這些「戰爭小說」和「軍事小說」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作家、譯者手中創作而成，擁有類似的文學流派甚至政治情境，最終於晚清被歸類「軍事」、「戰爭」敘事類型，正期待重新發現與深刻挖掘。

參、祈戰死·勿再歸：「殉」的文學展演

本節分析《肉彈》，深入文本內部，探索《肉彈》所表現的日本近代武士道文學特色，尤其是敘事所充斥武士道的「犧牲殉國」生命特質。論述此特別「殉」的特質，如何展現在文學敘事中？反映在父母面對孩子出征時的光榮感、軍人對「死亡」的渴望與面對苟活的愧疚感等。

一九〇六年，日俄戰後的櫻井忠溫用僅存的左手，寫完了《肉彈》。正如書名所示「實戰記」，內容詳細記錄日本自出兵、參戰、軍旅生活、與俄對戰之過程。書中記錄的時間與地點皆非常完整，對戰步驟與戰爭狀況亦十分詳盡，可見櫻井忠溫對此戰的緬懷、重視。書中各回目錄前，依序由乃木希典題詩「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攻城屍做山。愧我何顏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又賜贈「壯烈」二字（圖一）。大山巖（1842-1916）題辭「其激鬪血戰，莫如旅順攻擊」、大隈重信（1838-1922）〈序〉：「男兒既一度決死以臨陣，豈復其生還者耶」。又〈弔乃木二令息英詩〉、³¹近藤竹三郎（1882-1905）³²繪「眺望敵軍圖」（圖二）與櫻井忠溫本人製「旅順要塞圖」（圖三），³³出版後得到空前轟動。同年六月受日本天皇召見，甚至傳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手中，在歐美諸國翻譯出版，代表性顯而易見，不只日本官方重視，並燃發了日本「帝國主義」之精神。³⁴從收錄的題

31 此弔詩之對象為乃木希典一同參與日俄戰爭戰死之長子乃木勝典（1879-1904）與次子乃木保典（1881-1904），兩人前後分別死於203高地西北坡與南山一役。

32 近藤竹三郎（1882-1905），參加日俄戰爭，並在旅順一役時犧牲自己的生命，搭救身受重傷的櫻井忠溫。櫻井在《肉彈——旅順實戰記》敘述了他救助自己的過程，表達感謝。

33 以上乃木希典之提詩與贈字「壯烈」、大山巖之題辭與圖像，版面於小說正文前放置，無標註頁碼。詳見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郭（譯）（上海：中華書局，1909年），前序、贈字和圖像。

34 董炳月：「1908年初，大隈重信將精裝日文版和英文版的《肉彈》同時送給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1858-1919）。當年4月22日，羅斯福在白宮給櫻井忠溫寫了一封誠摯的

詩和序言，顯見「死亡」在此書的重要性，「勿生還」而「殉」則為「武士道」的重點實踐。小說共計二十八回，故事開頭倒敘日俄戰爭的勝利，結局為重傷的櫻井忠溫贏得勝仗，其間經歷出兵送別、南山之戰、佔領劍山、太白山之激戰、大孤山之攻擊，終由必死隊得勝。譯者黃郛翻譯《肉彈》，語句雖非十分順暢、生動，但原因在於忠實地將日文內容直譯：「櫻井氏筆靈腕健，全篇均能曲達人情，描摹盡致。譯者筆墨久疏，期間屈曲不成句之處甚多，閱者諒之。」³⁵若細究日文版與中文版的異同，中文版《旅順實戰記》大至章節名稱、故事情節，小至用字遣詞、小說內批點，皆是日文逐字逐句譯成中文，大山巖、大隈重信與乃木希典的贈字、圖片等，完整地呈現在中文版，僅少部分排版上的前後順序調動。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武士道」精神象徵的《肉彈》，一再傳達「殉國」之精神宗旨，從家庭教育至國家軍法，不斷重述犧牲、無畏死亡的必要。例如，小說描述櫻井忠溫出征離家，藉由家族成員之口，陳述為國出征乃是光耀門楣的象徵。拜別祖先後，作者宛如聽聞祖先期許：「汝是汝血非汝所有，為君國故，當粉身碎骨，進而赴難。」，身旁的族人亦舉杯餞別，祝福「期望汝之戰死，雖汝父已早有決心，務成偉大之功名，以開家門之華」，母親又再度叮嚀「勿再歸」。³⁶可知，從決定從軍開始，無論是作者或族人便抱持戰死沙場，必定「殉國」的決心。當身體全然被國家所收編，生命不再是屬於自己，「汝是汝血非汝所有」，為了國家強盛、光耀門楣「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將武士道「殉」之忠勇特質發揮極限。

為了讓中國讀者感同身受，譯者黃郛〈譯者趣意〉，也時時提醒讀者「是書真價值，真精神，全在後半冊」尤其後半日本士兵壯烈戰死沙場的部分，務必閱讀完全。並表述感想，日軍以寡擊眾、戰勝強敵之因在於

信，說已經將《肉彈》珍藏於自家的藏書室，並讓自己的兩個兒子閱讀了書中的幾章。他認為該書能在國家有難之時鼓舞青年人的奉公精神。在信中，羅斯福還向櫻井忠溫和日本陸海軍表示欽敬之意。」董炳月：〈「夢」與「肉彈」的文學史——中日現代作家創作中的互文問題〉，《「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頁84。

35 [清]黃郛，〈讀者注意〉，[日]櫻井忠溫著，黃郛譯，《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譯者序頁；廣告頁。

36 櫻井忠溫著：《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4-15。

「蓋身幹體力，形式也，不死不已，精神也！」³⁷崇尚日軍「祈戰死、勿生還」之態度，讚頌日本「身體」只為形式，重點是「以身殉國」所得到的不朽，才是犧牲的真意。「身體」作為可犧牲又無法忽視的重要介橋，延續武士道精神和實踐的兩端。想見支持革命、留日的黃郛，翻譯此書旨在激勵中國「救亡圖存」，推崇日本軍隊完善的制度、倫理連結，更鼓勵肉體做為國家的祭品，換取中國強盛。相同態度，亦在陸光熙（1878-1911）〈跋〉：「吾悲吾國以數萬萬國民之黃金，而一敗再敗，而購得無窮之恥也！吾羨日本以數十萬國民之赤血，而一勝再勝，購得此莫大之榮也！」³⁸以中國之「黃金」之敗，對比日本「赤血」肉身之勝利，字裡行間全為對中國的失望與期許，同時也更加凸顯了日本特殊的武士道精神。

因信仰「殉死」與犧牲的價值，櫻井忠溫之《肉彈》，內容充斥大量的「殉死慾望」或「苟活的負罪感」便可容易理解。內容中，軍人的生存如「向死而生」般倒數計時，面對死亡雖惆悵，卻更恐懼無法戰死沙場的恥辱，如戰前準備出發時立誓、呼喊「必死」：

予等出鄉里時，受極盛之送別會，萬歲之聲，充盈兩耳，故皆執定不再生還之覺悟而來。……「不可因病而死，如果死必戰死」、「予已決心，生不再蹈日本之土，如聞吾戰死，請勿哀而喜」，……此等皆應召員馳集地所豈之壯快聲也，惟國民又如此覺悟，軍人有如此決心，故此次之大戰爭，常能得幸運而進者耳。³⁹

從離開家庭，家人希望子弟「勿再歸」，到出征時氣氛熱烈的歡送會，均是為烘托軍人共赴沙場「殉死決心」。並嚴苛的講求正確的「死亡」方法，不得「病死」而是要「戰死」，眾人一但出征便不再活著重踏鄉土，視死如歸，「戰死」被塑造成光榮、是值得開心的事。即便當下已身處兩軍

37 黃郛：〈譯者趣意〉，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6。

38 〔清〕陸光熙，〈跋〉，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跋頁面。

39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7-8。

對戰、激烈沙場，也不斷立誓「必死」決心：

瞰制射擊之彈丸，勢可貫篠與豪雨相混傳異響，刻烈一刻矣。……時時若有所思而交語曰：「立刻與君相別，亦未可知」林少尉蓋已執定一種決心而語此也。予亦曰：「予亦執定今晚必死之決心矣」。……至於今而在此戰場上分為左右之瞬間，實彼我最後之觀面，而其握手，實即最後之訣別也。⁴⁰

櫻井忠溫與戰友林少尉，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奮勇殺敵，卻不時激勵彼此、勉勵對方，共同的心願除卻勝利外，便是「必死之決心」。即便如此忠勇，言語中仍懷有不捨和不安，面對每次離別都可能是未知的絕別，但龐大的「犧牲」意志，仍然驅使著他們一再克服不安。所以小說敘事宛若一標準程序，反覆上演將死不安、臨死壯烈、未死內疚的步驟。訣別的場景，死亡如同不定時炸彈，不知何時會到來，充滿著「將死」不安、焦慮之感：

雖予等亦常有「將死」之覺悟矣，故每與戰友遇面時，常起永別之思，然終不如事之宛然若真也？豈真當永別時，果真有此等不可思議之前兆傳來者耶？⁴¹

面對死亡的不確定感，使得軍人們時常有「將死」的感覺，面對戰友亦常感「永別」。也時而想像著為國犧牲、死期將至，無奈問天是否會有徵兆？武士道「殉死」態度宛如一種嚴厲的約束，分分秒秒在每個軍人的內心發酵，「將死」與「等死」之間的距離似乎只有一線之隔：

諸君以為奇異乎？此皮〔啤〕酒？予昨日擬在敵陣供唱萬歲而舉祝杯時之用，故吊於腰間而來。不料昨日敵陣不果破，然至於今

40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38。

41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08-109。

日惟有與諸君酌永別之盃〔杯〕矣——在諸君固亦甚盡力矣，然今日之所謂今日，乃予以為予此生之最後，期而決心者也……。⁴²

管中尉將勝利啤酒隨身攜帶，昨日「勝利之酒」卻成了今日「戰敗之酒」，並宣稱此酒便是「永別之杯」、「為予此生之最後」。從昨日到今日，甚至到此生最後，武士道「殉」的規則下，時間仿若沒有意義，只是等待死亡的標記。軍人付出個人生命，「武士道」於肉身劃上句號，而成全國家利益，可憐櫻井忠溫，總認為自己將「殉死」，卻不知自己終將倖存，只能一次次、一日日地與不同的隊友離別、期許共赴黃泉。每到一個新的戰地，便會再次下定決心投向死亡，希望該戰地就是自己戰死之處：

護衛艦與運送船軸爐相銜，而盛揚煤煙，蹴起白波，向上陸地點行駛。此時我等之快感——少頃，對面濃煙之裡，髻鬚橫著一條暗灰色而細長之陸地。嗚呼！此實遼東半島——此實十年之昔，我日本男兒之忠義骨所埋葬之地——而從此又為我等當曝屍之處也。⁴³

十年前因馬關條約糾紛，遼東成為日本男兒埋骨處，十年後日俄一役，「殉死」宿命同樣傳承給下一批赴死的日本男兒。自上船、登岸、臨戰，櫻井忠溫便如同催眠似的提醒自己將「曝屍於此地」。又如戰至大孤山一役，櫻井忠溫又再度提及：「因之此次大孤山之戰，執定為『唯有一死而已』之決心」，並吩咐隨從自己的身後事；⁴⁴而至五家房一戰時，又再次提及：「即予等亦早有『惟此處時我等葬身之地』之決心」。⁴⁵不斷眼睜睜看著身旁戰友一一就死，面對遲遲未能戰死的自己，感到無比愧疚：「我不能早往戰地，非常慚愧。無論如何請求而終不得。故我唯有一死，早往戰地，先諸君而近其忠義」、⁴⁶「何一戰二戰，否三四戰、而尚未得曝屍於原頭耶！雖大孤山一戰，我等已決心戰死，而終不得遂其願，與幾多之戰有

42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07。

43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22。

44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36。

45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66。

46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9。

相離，而為苟殘之餘生情哉。」⁴⁷如此迫切的「殉死」渴望，來自日本武士道精神，比起戰火無情，更害怕自己逃過死神之手，苟且偷生。

如此言論在小說中反覆出現，結合「殉死」、「犧牲」與「榮耀」，彷彿一套公式，向讀者展示作為軍人甚至國民，該如何奉獻自我，展演著如何死、何時犧牲以及軍人不計性命達成任務的使命感。所以，櫻井忠溫《肉彈》，不僅是征戰實際、演繹「武士道」精神，更是「殉死」軍人生命的倒數計時器，記錄「武士道」在靈魂、肉體的生命印記。另一面，縱使日本迎向西方科技與武器，但傳統舊有的「殉死」、「犧牲」的精神特質，卻依舊在文化、社會、國家中深耕。然而，「殉死」、「犧牲」的「大和魂」思想，又如何表現在小說文本中，以文字形塑死亡的壯烈與偉大，對戰沙場的激烈和熱血？吸引讀者、召喚讀者對國家的熱愛，塑造「肉彈」軍人的形象？下節將持續論之。

肆、「肉彈美學」：鮮血、屍塊與暴力之美

由上論述，可知《肉彈》是日本近代武士道和戰爭結合的產物，濃厚的「武士道」思想，導致作品詳細描繪殉死、犧牲與大無畏的「大和魂」精神，即是「肉彈」敘事。著重於武力對峙所產生的「肉彈」暴力敘事型態，以肉體血腥表達「祈戰死」之壯烈，塑造勇敢和熱血之磅礴風格。

所謂「肉彈」即「擲人身之肉彈」便是「大和魂」，⁴⁸如小說再三強調的忠勇、悲壯，願以身殉國的價值，為日本民族「大和魂」的極致展露。例如：第三回描述進攻南山，將士們身處異國，戰地一片蒼涼，士氣低落，此時司令官便厲聲呼喊：「大和魂者何物耶？」激發全軍氣勢：「奮進，鼓起破竹之勢，而一擊已取之」。⁴⁹十七回，讚揚八田少尉及部屬，雖身受重傷，仍永不放棄：

47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49。

48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05。

49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49。

八田少尉之部下，有一兵，立在小隊長之前，被敵彈劈斷右腕，而彼猶不退。小隊長勸以往繃帶所，而彼不聽，曰：「何妨，區區之傷，尚能戰，尚能戰，請放心」乃傾水筒之水，以洗傷口，用手巾緊縛之，然後左手執而鎗匆匆前進，與散兵共動作。……彼八田少尉也，此一兵卒也，何莫非我大和魂之花耶！⁵⁰

小兵擋在隊長之前，受敵彈攻擊而受傷，他卻執意簡單包紮，便立刻奮勇殺敵，最終戰死沙場。這樣的「大和魂」精神，將士們直接以肉體受損、拋頭顱灑熱血來實踐，可知「肉彈」不但是精神指標，亦是建築在層層肉牆、步步鮮血之中，以肉抗敵的實質武器。十八回敘述太白山激戰，日軍以寡擊眾，再無任何火力反擊，惟用「肉彈」肉身抵抗敵軍機關炮掃射，一面受擊一面進攻：

噫越此惟險之山谷，冒著敵之集團火而行前進者，無感呼？我軍之被害，大且甚也。砲兵尚未奏效，而小鎗彈無論矣。……固今則已無他法，火力既無效，惟有取最後唯一之手段，即所謂擲人身之肉彈是也！噫我大和魂所凝成鍊成此肉彈——如何能不將敵壘打破也——。⁵¹

此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將犧牲大量士兵，造成傷亡無數，日兵卻僅憑唯一武器「肉體」，採取「擲人身之肉彈」戰術以拖延時間，而換取勝利的最後契機。可知，武士道「肉身殉國」和「大和魂」，宛如一體兩面，靈肉結合的最高榮譽，並作為軍人的義務、效忠天皇的絕對使命。正如小說裡出征中國的日軍，收到日本天皇鼓勵士氣之令，更激動地：「噫！誰能不感激聖恩之深大仁慈哉？幾多忠勇之陣歿，將卒苟死而有鑒，亦拜讀敕語於地下而一濺感淚也耶！」⁵²將生命奉獻於國家和天皇，「殉死」視為「報恩」，死而無憾，將各個士兵將領化為一枚枚無懼生死的「肉彈」。

50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03。

51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05。

52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32-133。

小說磅礴地述說日軍如何以寡抗眾、壯烈就義，戰於無限蒼茫的山間、林裡、溪水間，此類描繪多如繁星。筆者認為，正是這些表述肉身為武器、視死如歸之氣魄，以致戰場屍體成山、血流成河之壯闊，並利用武器聲響、征場景物抒情者，皆是《肉彈》獨特的「肉彈美學」。而「肉彈美學」不但表現了武士道特色，更是將精神具體作為文字，展露戰爭時人們的暴力、野性、奮勇及脫困之樣態：

我軍一旦之攻之也，如江河之決，如山嶽之崩，猛然驀進，而遂次廢幾千萬之彈丸，順次驟幾十萬之精兵，肉彈又肉彈……死屍積而築山，鮮血流成河。⁵³

描述日軍強烈的攻擊能力，震撼如山河，正所謂「肉彈又肉彈」便是因此而來，大量的死亡構建而成的戰爭風景「死屍積而築山，鮮血流成河」，滿目瘡痍，血腥無比。回顧日本文學歷史，早在中世鎌倉幕府至江戶幕府之際，便有所謂「軍紀文學」，⁵⁴然《肉彈》卻開創不同於以往的敘事樣態。當作者親身經歷戰爭，描繪當下的人事物，櫻井忠溫殉道式的筆觸，毫無遮掩地暴露戰爭的血腥、殘暴，文字構成巨大的死亡和殘缺，壯烈地融合了暴力與文字之美。

再者，《肉彈》不僅是記錄戰爭，更是作者櫻井忠溫對日本戰勝的再度欣賞和體驗，藉由書寫，再次享受這股武士道力量與熱忱。作家特別將創作心力放在戰事困難、膠著之處，藉由「肉彈」不懼肉身毀滅之宗旨，凸顯日軍「突破阻力、困難，奮勇向前的力量」。如文本大篇幅、細膩描繪了戰爭中的「死亡」，更是藉由文字紀錄「實非世上所有之狀態，所得而形容者」，那些無法直視的殘破身體，⁵⁵刻劃百般血腥、散落一地之屍塊，及屏氣凝神的爆炸瞬間，營造壯烈、緊張的氣氛：

53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郭（譯），頁30。

54 如保元之亂（1156）、平治之亂（1159）為題材的《保元物語》、《平治物語》等，描繪了當時鮮明的武士形象與性格、面對貴族壓迫的反抗及「勝者必衰」的政治哲學。謝志宇：《20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心》，頁32-33。

55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郭（譯），頁143。

曾記予猶在預備隊之位置時，有一兵卒，受敵之砲彈殼，其右腕為之折而飛去，其人即倒而卒死者。後將其砲彈殼檢視之，但見其彈殼之口，有外套之破片，其下有上衣之破片，再在其下有襯衣之破片，由是而肉而骨，肉與骨之下，又是襯衣、上衣、外套之順序，其間又夾著血染過之草或石，而儼然是一個之罐頭食物也。⁵⁶

動態的炸彈轟射，爆裂速度與廣度極大，檢視四散的砲彈殼夾雜著層層衣物、骨、肉、草、石的碎片，肉身在砲彈殼裡彷彿罐頭擠壓一般。藉著文字敘述看見一場完整的彈道演示，穿透了身體內部：肉而骨、骨而肉，反覆的割裂與崩毀。而此類被武器撕裂、穿透與屍體散落、遍地踩踏的段落極多：「鮮血橫流，肝腦塗地，今則格鬥大混戰矣。……肉碎成糊，骨碎成粉，狂叫之聲，怒號之音，其光景之慘」⁵⁷、「觀彼草之蔭、石之穴之間，血塗滿面而長此橫臥之無數之死屍……頭面皆碎，而腦漿橫湧者有之，腸胃皆出，而鮮血滴滴者亦有之」⁵⁸，閱讀彷彿親身經歷血流成河的戰爭現場，即見眾多死屍、殘缺不全的屍體和粉碎的器官。肉身破碎營造壯闊之感，更有甚者，竟將屍體作為攻城掠地的橋樑，屍塊成山的堆疊：

然我軍即以死屍為橋梁，踏之、越之，殲下多大之斃死部隊而終達彼岸矣。⁵⁹

勇士之死屍，山上更築山，戰士之碧血，凹處流成川，戰場變為墳墓，山谷化成焦土。⁶⁰

「鮮血成河，伏屍築山」不計其數，⁶¹盡是無法言說和想像的殘破、爆裂之身／屍體樣態。但「肉彈」之美不僅磅礴震撼，筆調同時亦細膩、抒情且

56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01。

57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43。

58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14-115。

59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39。

60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63。

61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11。

甚有畫面感，包含子彈迸發之聲響、沙場火藥之氣味、殘廢軀體的破碎、鮮血的奔騰，逐一幻化為文字，動人心弦：

從此戰鬥之序幕既開，而飛來之彈丸、反擊之鎗砲，誠一刻比一刻，一彈比一彈，而益益激烈矣。無煙火藥之爆發，其氣體放出一種之惡臭而蔽滿戰線，鎗之遊底之開閉聲，飛跳落地之藥莢聲。砰砰然之小鎗彈，轟轟然之大砲彈。傷者、斃者，劇歟慘歟，否否——壯快——「前進——前進」之號令不絕而起於各所，極險惡之山，如劍尖之岩。無論何處，「踏上去，踏上去——」疾足馳登，藥盒之中，彈丸騷擾。左腰之側，鎗劍橫跳。方寸之間，中心狂躍。進進擊擊，擊擊又進進。⁶²

此兩軍相戰時的景象，以文字激起戰爭之強烈動態感、畫面感，作家使用大量的動詞、短句、疊字、狀聲詞，及各項眼、耳、鼻之感官所受，反覆堆疊成作家筆下戰場。「一刻比一刻」、「一彈比一彈」、「砰砰然」、「轟轟然」等形塑戰爭的「節奏感」和「速度感」。並視覺描繪砲彈煙霧與行軍動作，動詞與標點符號之連用「飛跳」、「爆發」、「疾足馳登」、「前進——前進」、「踏上去，踏上去——」、「衝擊——衝擊——」、「進進擊擊，擊擊又進進」，更增添了戰爭緊張與刺激。（圖四）另外，作者亦擅長使用聽覺描寫：「其聲與鎗砲相合，一若百雷一時衝擊。衝擊——衝擊——又烈又猛」⁶³、「此外又所謂機關炮……其淒然兇惡之音，近而聞之，則『嗒叭嗒叭嗒叭』而響，遠而聽之，則宛如夜闌人靜時，隔間之蒸汽機關聲『嗒叭嗒叭嗒叭』而鳴」等。⁶⁴耳聽連綿且轟隆砲聲，所感所聞利用斷片式的短句、疊字、對仗增加文字的重量與速度感，彷彿「文字」本身就是利劍短刃，閱讀起來充滿了力道和殺勁。而這種強悍鮮明的速度感，也擬仿為一種「武器」，緊迫的文字表演了壓縮了生／死的空間與時間，增添了攻擊／被攻擊的緊繃的恐怖（Terror），更是暴力藝術的呈現。

62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64。

63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06。

64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16。

而除了充滿勁道、動態的畫面感外，作者也書寫戰場景色，並用冷冽景致抒發千絲萬縷之情：

在闇夜中其閃閃然劍尖之光，光怪陸離，一如水霜之映於白日，
「烏辣——阿——」之喊聲，宛如百獸之嘯。……「烏辣——阿——」
之聲，遂次第漸低，而劍華亦與闇色相消，終至戰場闐然無聲，
而唯聞得夏草悽悽間之哀鳴之虫聲，及敵之負傷者之呻吟叫苦聲
而已矣。仰視天空，惟見密雲重重而低垂，蓋天又將下雨時矣，
此時我等相對無言，不覺落下一滴，嗚呼！唯此淚也，實所以記
憶那名譽戰死者之一片酸腸也。⁶⁶

鋒利的刀劍比喻為征場暗夜中「水霜之映於白日」，搭配著征人此起彼落的呼喊聲，殘忍的死亡轉眼間化作浪漫、雋永的詩意。夜幕低垂、愁雲密布，唯聞悲哀的蟲鳴與呻吟，征人眼淚隨著雨滴落下。畫面優美且情緒婉轉，運用豐富之比、興手法，聯想翩翩，懸想示現，意象豐滿。此類例子俯拾即是，陳武器狀態而字字含情：「大雨沛然，砲聲成雷，於暮色淒淒之天空而逢此大雨砲聲，成更增一層暗淡，而成迷霧盈天，咫尺難變天地矣。」⁶⁷、「因彈之來，宛如火車將出發時，吐煤烟而怒放唸聲，大地為之撼動，在其淒淒之響聲內，無論為人、為馬、為岩、為砂，皆被粉碎而卷揚於天空」……等。⁶⁸將砲彈形容為撼動天地的火車，強烈威力使得千萬事

65 在此筆者援引渥夫剛·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另一個與縮短空間距離緊密相連的問題，是時間加速的問題：速度本身就是一種武器。……之所以緊迫，是因為暴力像閃電一樣迅速爆發；之所以短促，是因為思考和預警時間被壓縮到幾分鐘，甚至幾秒鐘的瞬間。暴力爆發之前，只剩下極短的間隔而已。攻擊帶來恐懼和害怕，暴力這時已經變成一種恐怖（Terror）」。《肉彈》中所描述的發射子彈、人物中彈到血肉模糊的內容眾多，藉由狀聲詞、標點符號和文字內容，塑造暴力的發生到結果的瞬間感與緊迫度，不僅內容暴力，就連文字本身都傳達了閱讀時的暴力感受。渥夫剛·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著：《暴力十二章》，邱慈貞（譯）（臺北：玉山社，2006年），頁45-46。

66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名「肉彈」》，黃郛（譯），頁76。

67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名「肉彈」》，黃郛（譯），頁138。

68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名「肉彈」》，黃郛（譯），頁159。

物為揚天粉末，空氣「爆烟蒸而成雲」；光彈亮光宛如日光燈、如白晝，加以「蟲跡虫形」對比亮白中之點末，都是極為具象化的手法，作者勾勒戰爭風景，大至山峰濺流，小至征人鼻息、呻吟、空氣裡四散之粉塵，無所不包。

櫻井忠溫筆觸敏銳細緻、善以景物抒情，但同時呈現了戰爭的血腥且殘酷，勾勒天地蒼茫、壯烈悲戚卻又血肉模糊的「肉彈美學」。而《肉彈》的特殊亦正在此處，一面以「實記」的角度，逐一紀錄日俄戰爭的始末，一面又形塑細膩的「肉彈美學」和「征場抒情」。日本明治維新雖強化了軍事硬體，可一旦遇到強大的外敵，卻仍選擇用「肉身殉國」抵抗與攻擊，《肉彈》恰好呈現近代日本夾雜於現代性、傳統精神、武器與肉身之中，相輔相成又相互悖反的最佳例證。

伍、「軍事廣告」：中國武士道小說精神的轉化和消解

晚清討論武士道，最著名便是梁啟超《中國的武士道》，而梁啟超更可謂是中國接受「武士道」的主要傳遞者。他對浮田和民（1860-1946）與井上哲次郎「義務」、「名譽」的辯論感到興趣，推舉「日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發揮而光大之。……今則入隊之旗，祈其戰死，從軍之什，祝勿生還，好武雄風，舉國一致」。⁶⁹進而發展「中國武士道」：「國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思仇重於生命，名譽重于生命，道義重於生命」，以挽救清朝低落的國勢，並斥責中國「以文弱聞於天下，柔儒之病，深入膏肓」。⁷⁰相較日本武士道脈絡「個人」／「忠君」／「愛國」的倫理辨析和身體實踐，晚清中國僅強調「武士道」所帶來強國勇兵的效用，⁷¹藉此改善中國儒家思想、重文輕武，導致精神、

69 [清]梁啟超：〈新小說論尚武〉，《梁啟超全集》第三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709-710。

70 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頁26。

71 藍弘岳論近代「武士道」由日至中國的思想轉換，無論是福澤諭吉講求「武士個人獨立自尊等精神層次」、井上哲次郎「國家主義式武士道」、新渡戶視武士道為似「西洋文明中宗教所扮演的主導人民之道德教育的道德體系」，日本武士道發展過程，重視其中個人、忠君到愛國的思辨問題。然而傳至中國，梁啟超則將武士道作為宣傳「群民皆兵

身體缺乏決心救國的結果。特別是身體訓練，涉及國家武力能量，梁啟超進而提出「尚武精神」，基於改革中國「病夫」形象，革除羸弱不堪的體力、精神與氣勢，於是「武士道」和「尚武精神」可謂梁啟超「中國武士道」之主要宗旨。

檢視晚清小說，作品內所演繹的愛國情操與情節，大多有著梁啟超所認知的日本「武士道」的影子，包含犧牲救國、無懼死亡、勇於從軍，也多與推翻軟弱的「尚武精神」一併呈現在小說中。如本節聚焦刊登《南洋兵事雜誌》的小說：壽洲李鐸《應徵與歡送》、《祈戰死》；陶叔懋《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及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還有刊登《江蘇》的《破裂不全的小說》都是顯而易見、中國的「武士道」色彩的小說。因此當中國作家抽取「武士道」元素創作小說，也與日本有了不同的表現手法，影響精神層次與厚度。該類作品旨在「宣導」從軍，崇尚「愛國」之宣傳，如發刊於日本《江蘇》的《破裂不全的小說》，小說描繪留日學生至日生活的所見所聞，在一次參與日本「招魂季」時，認識了日本「招魂」之意義，並與日本友人起了爭執：

台得道：「就是那招我們日本國魂的的祭日」。

輕騎道：「那就是祭備們日本的戰死士了？」

章雄道：「招戰死士的魂，為什麼叫做國魂呢？」

台得冷笑道：「咳！備這還不知道嗎？沒有了那戰死的兵士，就沒有那國，有了國，沒有那戰死的兵士，就如那人有了身子，沒有了魂一般……」⁷²

」的利器，設定基本「軍人精神」的「救國主義」。參見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2011年12月），頁74-75。

72 [清]佚名：《破裂不全的小說》，《江蘇》（日本：江蘇同鄉會幹事編輯，1903年）第2期，頁3。

「戰士」便是國家的一部分，而戰士魂便是國魂，殉死與犧牲為「武士道」的重點，對於長期缺乏戰力的中國而言，更是急切，於是小說雖引用了武士道的元素，但重點放在宣導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聯繫和歸屬，將「國」與「兵士」生死相連。而該小說也明顯受到梁啟超〈中國魂安在乎〉（1899）影響：「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⁷³「兵魂」與「國魂」相互牽制，所以小說裡，當日本友人辱罵中國人「沒有國魂」時，中國留日學生便奮力與之爭辯：

為什麼就說我中國人設〔沒〕有國魂呢？我們中國人雖然是怕死，難道自古至今，竟沒有一人戰死的嗎？即如甲午之戰，我中國雖然大敗，但戰死的人也不少，難道我們中國戰死的士就算不得國魂嗎？可憐！可憐我們中國戰死的人，也是一樣拚了性命的，不過國家不張了，氣就死的沒人知道！反說是沒有死的，豈不可悲。⁷⁴

中國留日學生氣急敗壞，與日本友人激烈爭辯，為的不僅是爭論中國人是否有「國魂」、是否有勇氣「戰死」，而是更直接反映了一個問題——近代中國是否有能力成為「國家」。即從「大和魂」到「中國魂」的文學轉演中，似乎看到一個矛盾的事實，縱使中國知識分子努力建構「中國之武士道」，或是糾結「難道我們中國戰死的士就算不得國魂嗎？」如此一再地塑造、辯稱自身「國魂」的存在，卻正顯現了一個矛盾：近代「中國魂」的虛無飄渺，無以名狀，一如小說之名「破裂不全」。此種缺乏國魂，進而製造國魂的情狀，亦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一時間以「魂」為名的小說、雜劇、童謠作品，如《國無魂》（1902）、《斯巴達之魂》、（1903）《愛國魂傳奇》（1905）、《烈士魂》（1908）……等，⁷⁵在刊物上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將各式有益於健全國家體制的「魂」，嫁接在中國的文

73 梁啟超：〈中國魂安在乎〉，《梁啟超全集》第一冊，頁357。

74 佚名：《破裂不全的小說》，《江蘇》第2期，頁4。

75 以上舉出之作品分別來自：《國無魂》刊登於1902年的《杭州白話報》，「新童謠」專欄；《斯巴達之魂》，作者自樹，刊登於1903年的《浙江潮（東京）》；1905年的《愛國魂傳奇》，則是由筱波山人所創作之雜劇，翻別刊登在《新小說》、《廣益叢報》中；1908年《烈士魂》則亦是在《廣益叢報》刊登。

學土壤上。

然而，無以名狀的或許不僅是「國魂」，《破裂不全的小說》又敘述留日學生看見代表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德會」的牌匾後陷入深思，深刻檢討了中國處境，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

便沈吟自道：「我自來了日本，別的事也不見與我們中國大差，祇有那尚武的精神，是我中國着實不如的。」正在那裡想，呆呆的對著那「日本武德會」五個大字發怔。⁷⁶

武士道的「精神」與「身體」，涉及信仰層面和身體實踐，這樣的思維同時反映在小說，故事主人翁除卻煩惱「中國魂」，中國人欠缺「尚武精神」也同樣值得憂心，且認定「尚武」是中日差別、國力輸贏的最大原因。「尚武」一詞也隱喻了中國的危機——「缺乏」——缺乏抵禦外侮的戰鬥志氣，缺乏實際投入軍隊的人力，國家更缺乏良好的軍事系統和完整的培訓教育。此種類型的小说，苦口婆心訴說中國方方面面的不足，儼然就是「軍事招生」的廣告，一字一語喚起國家現下所需要的軍事將領和血性氣質。而這種急切「呼籲」口吻，也可在《肉彈》中窺見，黃郛在直譯小說後，仍於上方評點處留下評論，企圖提醒讀者注意：「我國將校看著」、「我國兵卒看著」、「我國國民看著」、「我國教育家看著」、「我國當道者」，顯見其啟蒙「我國軍智」緊迫之心。⁷⁷

然而關於「軍事招生」之特質，以下論述的幾篇小說，同樣充滿武士道特色，也同樣刊登於《南洋兵事雜誌》（1906）。《南洋兵事雜誌》，由兩江總督練總所教練處總發行，兵事雜誌社負責編輯，刊登的內容與軍事、戰術相關，主要乃向讀者介紹西方現代戰略理論、軍事武器，⁷⁸更終極

76 佚名，《破裂不全的小說》，《江蘇》第2期，頁6。

77 櫻井忠溫著：〈譯者趣意〉，《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頁1-6。

78 「《南洋兵事雜誌》於1906年在南京創刊，是南京最早的軍事刊物……，由兩江總督練總所教練處總發行，兵事雜誌社負責編輯。該刊物為月刊，有《詔令》《公牘》《通論》《學術》《經歷》《詩歌》等欄目，其中《學術》欄目中又分為《步兵之學術》《炮兵之學術》《騎兵之學術》《輜重之學術》《衛生之學術》等細目。」付啟元，趙德興：《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文化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頁221。

的訴求，則是希望能吸引讀者投身軍旅。內容更突出、強調保種救國、勇於犧牲，作品中大肆宣導男子從軍的責任，家族應為子弟出征而感到光榮，並且光榮化戰爭中的傷亡，除了延續了梁啟超中國武士道思想，更成為此類「軍事招生」廣告的小說敘事典律。此類型小說作者大多出生軍旅，如楊與齡、⁷⁹李鐸、⁸⁰陶叔懋，⁸¹從事政治活動，並關切國家局勢，時而藉由

- 79 楊與齡，又名與令、太晚，自號買天翁，具有相當的軍事資歷，並曾接受良好的文學教育，也熟悉軍事系統和戰爭精神。其生平鮮有資料，經筆者查詢，1919年的《兵事雜誌》刊有一月二十日〈大總統令〉：「參謀總長張懷芝呈請任命楊與齡為陸軍第十九師二等參謀官」。學者左鵬軍曾從其創作與周遭資料做出考察，祖籍安徽黃村人的可能性極大，但仍有一說為安徽桐城人。楊與齡作品，除卻在《南洋兵事雜誌》軍事小說、大量的詩作創作外，更在民國後《憲兵雜誌》刊登議論文，且皆與軍事、戰事有關。如：詩歌〈軍國民歌〉（《南洋兵事雜誌》第31期）、〈塞下曲四首〉、〈塞上曲四首〉（《南洋兵事雜誌》第34期）、〈歲暮從軍〉（《南洋兵事雜誌》第41期）、〈戰場新詠〉（《南洋兵事雜誌》第51期）……等；議論〈中國歷代兵制考〉（《南洋兵事雜誌》第36、38期）、〈精神講話〉（《南洋兵事雜誌》第3、6、56期）、〈論漢奸宜嚴懲〉（《憲兵雜誌》第2卷第1期）、〈軍審判法之研究〉（《憲兵雜誌》第2卷第1期）……等。參見〈大總統令〉，《兵事雜誌》五十八期，頁11；左鵬軍：《晚清民國傳奇雜劇文獻與史實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56。
- 80 李鐸，曾卒年不清，為安徽人。1902年到1911年間常在《南洋兵事雜誌》、《南洋七日報》、《陸軍學會軍事月報》發表議論軍事文章，如：〈新兵教育摘要〉、〈列強之軍備〉等。偶有小說與詩詞的作品〈從戎詩十四首〉、〈從戎歌〉，楊與齡曾與其唱和〈集古詩句和壽州李鐸君從戎詩十四首並限用原韻〉。從其著作推論有從軍經歷，並關懷國事。1909年《申報》發布〈壽州李鐸致駐吳公使李伯行電〉一文，大力抨擊「銅官礦約，逾限作廢」，喪權辱國並戕害皖民權益。又1909年，筆名「警眾」者，於《安徽白話報》刊載了軍事小說〈徵兵〉，內容全然與《應徵與歡送》相同，《南洋兵事雜誌》與《安徽白話報》同在安徽，且據警眾於1909年《安徽白話報》上〈告讀安徽白話報者二〉一文提及：「我們的安徽省」推測警眾亦是安徽人。極為可能李鐸之筆名便是「警眾」。然經筆者蒐羅署名「警眾」而刊載於晚清報刊之作品，則數量高出「李鐸」很多，且種類也不限於軍事小說、詩文和議論。「警眾」主要作品性質較輕鬆，包含警語、格言、歌謠、益智叢錄、諧談甚至艷藪、戲曲，作品如：〈銅官山歌〉（1909）、〈戲迷叢話〉（1914）、〈豔藪：甜言蜜語〉（1915）、〈諧林：做祖宗這個樣兒〉（1915）、〈益智叢錄：伯爵夫人說早婚之害〉（1915）〈泰西格言〉（1918-1919）等，有些以連載的性質持續刊登於《小說叢報》、《正誼》、《通問報：耶穌教家庭新聞》等雜誌。筆者推測，礙於軍人身分，民國之前大多以「李鐸」本名刊登較為正式的文章，至民國之後轉換為「警眾」，則撰寫大量休閒類型為主的文章。
- 81 陶叔懋，號勉庵，福建侯官人，生卒年不明。根據《清華同學錄》得知曾就讀清華大學「特別生」，隸屬軍諮處學生。1907年短暫代辦河南陸軍小學堂，並在《南洋兵事雜誌》上撰文，作品大部分為議論，說明軍事教育和相關知識，關懷陸軍砲兵之戰法，如〈砲兵之學術：日露戰役砲兵用法之決論〉、〈各國兵力之區分大略考〉、〈通論：軍隊教育與學校教育〉……等。1911年左右至美國陸軍大學堂留學，1915年與王賡（1895-1942）互換學校。1918年大總統令其為陸軍步兵少校，1923年因犯下賄絡、私准洋商入內地、私下允許台灣籍及葡籍民開設烟館賭場收取規費、吸食鴉片等八大疏失而遭彈劾

書寫「戰爭小說」抒發心志與教育戰事英才。自他們創作的中國「武士道」元素的小說，最為顯見此類型小說的特色和創作目的。

猶如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之一《威力搜索》，描述了騎兵隊行經村民逃難早已空蕩的村莊，一名「氣勢森然，不可侵犯，另有一種愛國之精彩」的少年領袖「頭目」，⁸²「縱身捷足而上，直踏樹梢，挺立不動，放出灼灼之目光」觀察戰情，⁸³嚴守崗位卻受到敵軍砲彈攻擊，不幸身亡的故事。臨死前「忽開目，尤作最可親可敬之六字曰『吾祇知愛中國』」。⁸⁴如此一個愛國志士的犧牲，使上級隊官感嘆：「但死雖死，尚有勃勃之生人氣，不但雖死不死猶生。」⁸⁵並讓全隊環繞頭目的屍體旁，舉行喪禮：

隊官復來此死頭目之身旁，轉身向各騎號令一聲：「立正」。而本營之管帶來，對頭目之屍拔刀致禮，合隊軍人同聲一哭，本標統帶來群軍司令官來，皆折桃花一枝，置之死頭目之旁。於是，全軍官長皆仿行之，奇花異草、紅白芬芳，而勇少年頭目之屍，遂默於萬花中矣。一時敵國聞之，載諸戰史，傳為千古美談云：「勇敢志士，愛國少年，雖死不死，忠魂在天。」⁸⁶

故事情節在盡忠職守的頭目說出愛國遺言「吾祇知愛中國」後達到高潮，並舉行「司令官領中人折花置於屍體旁」的喪禮。⁸⁷圍繞屍體、致贈花朵、

。1926年曾任黃埔軍校第四期高級編譯官、北伐戰爭時期擔任浙江教官福建員警廳廳長。善於書法、草體，亦善墨竹。

82 [清]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之一〈威力搜索〉，《南洋兵事雜誌》第36期（南京：兩江督練公所教練處，1909年），頁2。

83 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之一〈威力搜索〉，《南洋兵事雜誌》第36期，1909年，頁2。

84 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之一〈威力搜索〉，《南洋兵事雜誌》第36期，1909年，頁4。

85 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之一〈威力搜索〉，《南洋兵事雜誌》第36期，1909年，頁4。

86 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之一〈威力搜索〉，《南洋兵事雜誌》第36期，1909年，頁5。

87 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之一〈威力搜索〉，《南洋兵事雜誌》第36期，1909年，頁5。

行鞠躬禮，顯然是西方儀式。⁸⁸以往中國慎終追遠的傳統禮俗形式，被另一種儀式取代，隱射了中國也終將被賦予另一種外來的樣貌和寄託。崇尚愛國、救國保種的中國「武士道」夾雜著日本武士道的色彩和西方式的儀式元素，呼籲讀者「少年」們能「勇敢」且「愛國」，死亡後仍得「忠魂」。小說以隆重「喪禮」作結，形塑從軍報國，犧牲死亡的光榮瞬間，此瞬間亦為「千古美談」，以「不朽」誘惑人民投身就國行列。

而陶叔懋之短篇小說《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則直接形塑一場從軍奇遇，故事中身體羸弱的主人翁，偶然的機會加入軍旅，藉由主人翁的眼睛，窺見激烈交戰，眾人不顧一切，憤然救國，得到勝利。故事篇幅短小，敘事節奏緊湊，小說一開頭便直指核心，藉主人翁之口，反省起自身體軟弱，闡發揮之不去的憂鬱：

回思體弱身軀，我生病不能為祖國盡一分子義務，天生我何為也？

百悶徘徊胸部，委決不下。⁸⁹

主人翁因孱弱的身體無法從軍，感到失落且質疑生存的意義，好比梁啟超一直想擺脫的「東亞病夫」形象，也是中國國勢衰敗的隱喻。因此作家安排了一個神奇的經歷，讓懦弱的主人翁遇見「身長六尺，著陸軍士官之服，威氣逼人，眼光灼灼，骨骼偉岸」的「社會最尊敬之軍人」，⁹⁰英勇的陸軍軍官將帶領他經歷一場風雲洶湧的戰爭，實踐他對戰爭的想像，啟蒙他對戰爭勝利的渴望。並讓主人翁親眼所見戰場殘酷，描繪戰爭血腥與傷亡，但軍人們卻始終不忘必戰之心願：

88 中國傳統喪禮隆重且繁複，死者經沐浴更衣、報喪、做七、弔唁、大殮直到出殯，清朝仍崇尚古禮進行。太平天國後有了改變，強調「宜歡不宜哭」、「不做佛式」、「不用棺木，改用錦緞包裹」與「不講究風水與招魂」等，以符合太平天國「上帝教」的規範。而晚清，西風東漸的影響下，開始推廣不跪拜，改行鞠躬之禮，沿海地區也有了戴黑紗、送花圈和追悼會的風俗，喪禮制度逐漸走向西化。耿光聯編，《社會習俗變遷與近代中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9年），頁169-174。

89 〔清〕陶叔懋：《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南洋兵事雜誌》第23期，頁1。

90 陶叔懋：《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南洋兵事雜誌》第23期，頁2-3。

我軍一卒被傷而倒，彈丸洞其胸部，復為他卒所踐踏，輾轉呻吟，若其靈魂未離其軀壳者，演此一篇種種之慘狀，令人由傷而驚，由驚而畏，由畏而生武士道之思想。斯時，我國最寶貴之軍人尚戰！戰！！戰！！之聲，如銀濤白浪不絕於耳。⁹¹

這相似的筆觸明確受到武士道的影響，戰場上的死亡，遍地殘破的屍／身體被踐踏，生命一一消逝，軍人們「由傷而驚，由驚而畏，由畏而生」，即如「武士道」精神一般雄壯。晚清小說吸收武士道精髓，宣示克服身體傷殘、心靈恐懼，無懼「犧牲」而實踐「戰！戰！！戰！！」搭配這驚心動魄的宣言，還要在字裡行間書寫血腥畫面：「大好男兒分內事，投軀殼於灰燼，濺膏血於烟塵，何懼為，何懼為」、⁹²「赴戰場，臨巨敵，短刀匹馬，血肉相搏於槍林彈雨之中。戰戰戰，指揮仗劍斬妖魔，乃男兒第一等快心事。」⁹³ 反覆出現的「戰！戰！！戰！！」「何懼為，何懼為」卻形同口號，最後還要再勾勒一筆軍人勇往直前，取得勝利，軍樂響起，並高呼萬歲的結尾：

風吹落葉，掃蕩無餘，於數點鐘之前猶是天國之修羅場，無何而演不可思議之悲劇，又無何而為生死跳躍之大舞台，人事茫茫，伊於胡底，以空前絕後之巨觀，霎時間以如過眼雲煙，一閃歇滅。……惟聞嘹亮之軍樂，與士卒同唱愛國歌，舉手歡呼：「陸軍萬歲」、「帝國萬歲」。⁹⁴

或許是礙於小說篇幅，描繪生離死別、眾志成城的「肉彈」殉國場面並不多，導致小說文學表現程度略嫌不足，敘事結構宛如《肉彈》的簡略版、極短篇。加上小說裡極力呼喊的「戰！戰！！戰！！」、「陸軍萬歲」、「帝國萬歲」明顯受到日本影響，在此處卻更像是中國「武士道」軍事小說裡的固定標籤。晚清小說擷取了日本武士道的「尚武」概念，單薄的文

91 陶叔懋：《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南洋兵事雜誌》第23期，頁1。

92 〔清〕壽州李鐸：《祈戰死》，《南洋兵事雜誌》第25期，頁6。

93 壽州李鐸：《祈戰死》，《南洋兵事雜誌》，頁6。

94 陶叔懋：《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南洋兵事雜誌》第23期，頁2。

學手法卻洩漏了「軍事廣告」的宣傳目的，轉化也削弱了日本武士道的深意與價值。

若《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向讀者展現中國「武士道」精神，那麼梁啟超受到日本武士道震撼而著〈祈戰死〉，便更進一步建構了中國武士道小說的形式，塑造了「從軍」的具體感。當時梁啟超於日本逃難，偶然目睹上野街道「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歡送日本軍團之場景。各日軍著軍服「昂然行於道」，滿場「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為光寵者也」且「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盛況熱烈壯觀，使梁啟超想起中國中舉之情景，並認為有過之而無不及。讓梁啟超更訝異的是，滿街旗幟標舉「祈戰死」，還祝福從軍者「勿生還」。壯烈又歡騰的景致不免使他深思，反省中國歷代詩歌全數描寫從軍之辛苦、親友之不捨痛哭，甚至援引杜甫《兵車行》中描述送軍出征「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不如日本讚揚從軍之樂，感嘆兩國對從軍報國之態度「何相反之甚耶！」⁹⁵而梁啟超〈祈戰死〉這個「歡樂」送別出征的畫面，未料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複製，並刊登於軍事雜誌之上，藉由小說創作，重構、再製了〈祈戰死〉。

雖然小說《肉彈》同樣也有拜別父母出征的動人場面，然而中國「武士道」的《祈戰死》和《應徵與歡送》兩篇軍事小說，卻都是短篇幅、直接套入「呼籲從軍」的宣傳模式，撰寫子弟從軍、即將上戰場的「現場」特徵，演繹「群眾」歡送軍人的訣別時刻，以達成「軍事招生」廣告的目的地。首先，《祈戰死》之敘事模式，宣導從軍的壯烈，主題圍繞在戰死的應然與必然，以「死！戰死！祈戰死！」開場，再者解說「祈戰死」之意義：

「祈戰死」三字，實軍事上最爽快最雄壯之一名詞也。東瀛島國，嘗集軍人而嚴勗之，故軍人無時不以「大和魂」、「武士道」往復於胸臆間。⁹⁶

95 梁啟超：〈祈戰死〉，《梁啟超全集》第一冊，頁356-357。

96 壽州李鐸：《祈戰死》，《南洋兵事雜誌》第25期，頁5。

小說中「祈戰死」一詞與無疑武士道之關係密切，「死」、「戰死」一詞出現於小說中近二十次之多，主旨就是鼓動讀者對於「死」的無所畏懼。並大力聲稱：「我有寶刀真利市快活沙場死」、「男兒欲報君恩重，戰死沙場是善終」，又「彈丸飛出多少英雄血，化作山河保障我國民」⁹⁷，此言論態度與「肉彈」精神不謀而合，師出同源。而文內描繪從軍時「投其袂戎行，歡聲雷動，爺娘慰之，妻子送之，各掬笑容，眼中無一滴滴別離淚」，並「贈之以旌曰『祈戰死』，祝之以歌曰『祈戰死』。祈戰死之聲，轟轟然如霹靂降於空際」，⁹⁸「家庭情感」需為「國家利益」讓步，更與《肉彈》類似、梁啟超〈祈戰死〉情節相同，包含親人坦然面對訣別、士兵視死如歸的態度、從軍場景上的旗幟與歡呼聲、歌聲等，遙遙呼應、相互互文，儼然為中國拷貝版的「祈戰死」風景。

另一則小說《應徵與歡送》，也是描寫徵兵、歡送的片段，故事結構更為精簡，故事不求鋪陳，節奏甚快，一開頭便立刻急呼：「我可愛之男兒聽著！我可敬之男兒聽著！」以吸引千萬男子讀者目光。軍方疾呼：「千載一時，機會難得，熱心祖國者，速應徵，速速應徵」。⁹⁹接續描寫千萬男兒投筆從戎，徵兵處人潮擁擠、盛況空前，應徵處軍官將前來從軍者「量其身材，驗其臂力，試其學問，查其來歷，程度無一卑劣，受文明教育者居多」，暗示前來報效國家者，皆擁有優秀品質，甚至接受「文明教育」者從軍意願最高。「文明教育」在此又與中國「武士道」掛勾，並再次強烈呼籲「尚武精神」：

茫茫大陸，蠶食無遺，戰雲風湧，殺戮驚人，若無尚武精神，難立競爭世界，吾為國民分子，安可不充天職，應徵是！¹⁰⁰

「尚武精神」被高舉至「國民」的「天職」，它不僅能避免外敵入侵，也是中國崛起的良方，更是中國與世界匹敵的利器。並宣告從軍不僅是抵抗

97 壽州李鐸：《祈戰死》，《南洋軍事雜誌》第25期，頁6。

98 壽州李鐸：《祈戰死》，《南洋軍事雜誌》第25期，頁5-6。

99 壽州李鐸：《應徵與歡送》，《南洋軍事雜誌》，第25期，頁1。

100 壽州李鐸：《應徵與歡送》，《南洋軍事雜誌》第25期，頁1。

外敵，更進一步說明此為替國報仇的好時機：

國家有大仇，而不知復者，非忠也！君父有大耻，而不知○也，非義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應徵是！……為國干城，為國犧牲，務須一其心志，結其團體，聯絡如指臂。¹⁰¹

一再出現的「應徵是！」可以明白作者之用心，激切呼籲大眾從軍，並將「從軍」意義晉升到「為國報仇」，若不實踐，便是不忠不義的罪名。不僅如此，還特別強調「為國干城、為國犧牲」的觀念，提出從軍者須「自有一種武士的正直之氣概」，¹⁰²中國的「武士氣概」在此等同「武士道」，希望「中國武士」的出現，力挽國勢頹勢。爾後，作者李鐸一方面加強為國犧牲的忠義價值，另一方面則淡化「家庭倫理」，描寫從軍集合處，一片靜默：

啟行之期，父不敢愛其子，兄不敢愛其弟，妻不敢愛其夫，友朋不敢阻其所知。¹⁰³

五倫之中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關係，全數「不敢」發揮作用，被禁聲「無一字一句，道及家中私事」，¹⁰⁴僅有代表國家的「君臣」倫理發揚光大，秉持為國復仇的決心，勇敢從軍。送行時「有贈旌者，有祝詞者，有和歌以頌揚者，有演說以勉勵者，一時拍掌聲、音樂聲、歡笑聲，聲聲相應」。¹⁰⁵李鐸虛構歡樂的從軍場景，目的便是渲染這份熱血。然而，從梁啟超〈祈戰死〉、陶叔懋《陸軍萬歲·帝國萬歲》和李鐸《祈戰死》、《應徵與歡送》，可窺見一條明確屬於中國的「武士道」色彩之文學軌跡，逐漸成形。包含《破碎不全的小說》和《中國戰爭未來記》等小說，他們都有著日本武士道文學的精髓和影子，整體濃縮至中國的小說文本、文化環境中，有了不同的特色和目的。日、中「武士道」看似意義相近，然而

101 壽州李鐸：《應徵與歡送》，《南洋兵事雜誌》，第25期，頁2。

102 壽州李鐸：《應徵與歡送》，《南洋兵事雜誌》第25期，頁1-2。

103 壽州李鐸：《應徵與歡送》，《南洋兵事雜誌》第25期，頁2。

104 壽州李鐸：《應徵與歡送》，《南洋兵事雜誌》第25期，頁1。

105 壽州李鐸：《應徵與歡送》，《南洋兵事雜誌》第25期，頁2。

從日本到中國，卻有了轉折，篩選出某些「殉國」、「光榮喪禮」、「從軍」的文學場景，迎合清政府急切需要的「徵兵」、「尚武」。若是日本《肉彈》替我們展開了日本武士道的終極形象，那麼上述這些中國「武士道」類型小說，卻在篇幅與層次上架空了原本日本「武士道」的濃重意義，僅空有「武士道」的元素，反映中國當時軍界的具體需求和政治意義。

無論如何，「武士道」藉由小說譯介、文人的跨文化經驗從日本來到中國。對日本而言，「武士道」基於明治維新之後，寄盼超英趕美下調整自身位置的緩衝處。至於晚清中國的「武士道」，除卻帶有濃厚的救亡圖存的「啟蒙」意味，呼籲讀者加入軍隊、保家衛國，「武士道」藉由小說敘事傳入中國，轉化為一道道深刻的經典風景，不斷搬演和再現。

陸、結論

本文觀察近代日本、中國「武士道」敘事表現，揭示日本武士道文學如何影響中國的戰爭敘事表現。武士道在日、中兩國不同的詮釋立場，分別有何不同的差異和文學特色？本文以櫻井忠溫著、黃郭譯《肉彈》為論述主軸，兼論及其他中國創作的武士道色彩小說，挖掘文本強烈的「祈戰死」與「肉彈」特質。再追溯梁啟超自日本所移植的、發明的中國「武士道」，對於中國晚清的軍事小說影響深刻。

日本武士精神，影響了日本文學，然而梁啟超逃亡日本時，也受日本武士道精神影響，書寫〈祈戰死〉、〈論尚武〉、《中國之武士道》等作，亦將深刻影響晚清小說的敘事架構。另外，櫻井忠溫書寫日俄戰爭的《肉彈》乃日本武士道集大成之作，影響力非凡。留日學習日本軍事的留學生黃郭，便將其忠實地翻譯成中文版，更是中國正式吸收武士道之文本。《肉彈》著重的「必死」、「將死」、「訣別」、「永別」情節，展現血腥、暴力「肉彈美學」、「死亡」藝術，並藉戰場風景抒發征人悲戚之心，勾人心弦且風格獨具，成為小說中無法忽視的敘事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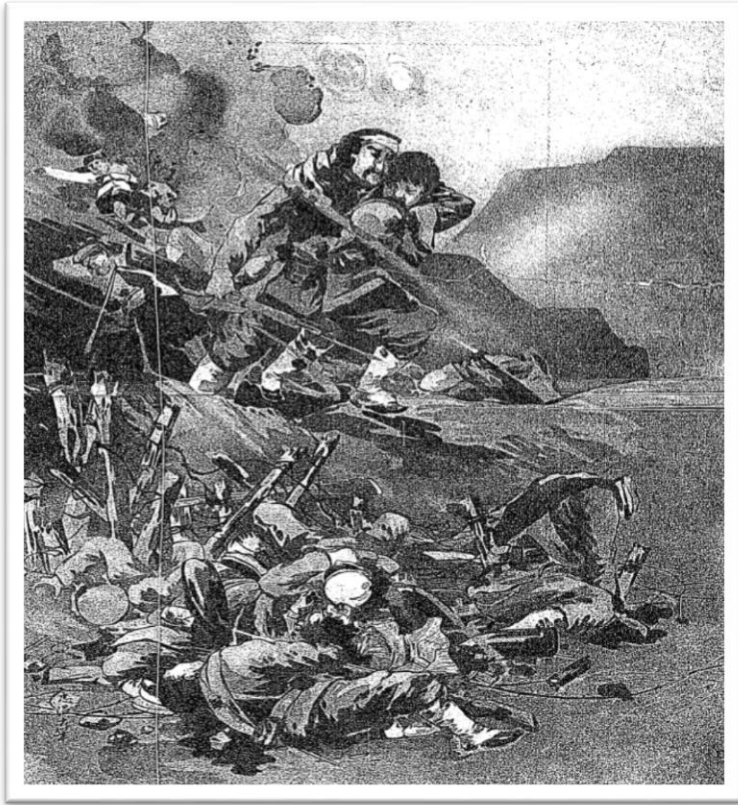
反觀，中國具「武士道」色彩之創作小說，如李鐸《應徵與歡送》、

《祈戰死》、陶叔懋《陸軍萬歲·帝國萬歲》、楊與齡《中國戰爭未來記》和《殘破不全的小說》，具有梁啟超特質的中國「武士道」精義。雖然同樣有「殉國」、「肉彈」與「祈戰死」，但此類中國武士道小說結構簡單、論述單純，將日本「武士道」濃縮、節取後，形成中國「武士道」元素。追求「祈戰死」或「殉國」下，只為召喚讀者從軍報國的意願，儼然為軍校雜誌「軍事招生」廣告，消解了武士道的濃厚意涵。總之，不論是《肉彈》或是其他具有武士道色彩的中國創作小說，都代表著近代戰爭精神，無論是藉由書寫重溫勝戰的過程，或是剔除積習已久的「病夫形象」、激發「為國捐軀」的精神，都是「武士道」從日本至中國的多元闡發，於兩地發展的過程中有了層層的轉變和文學展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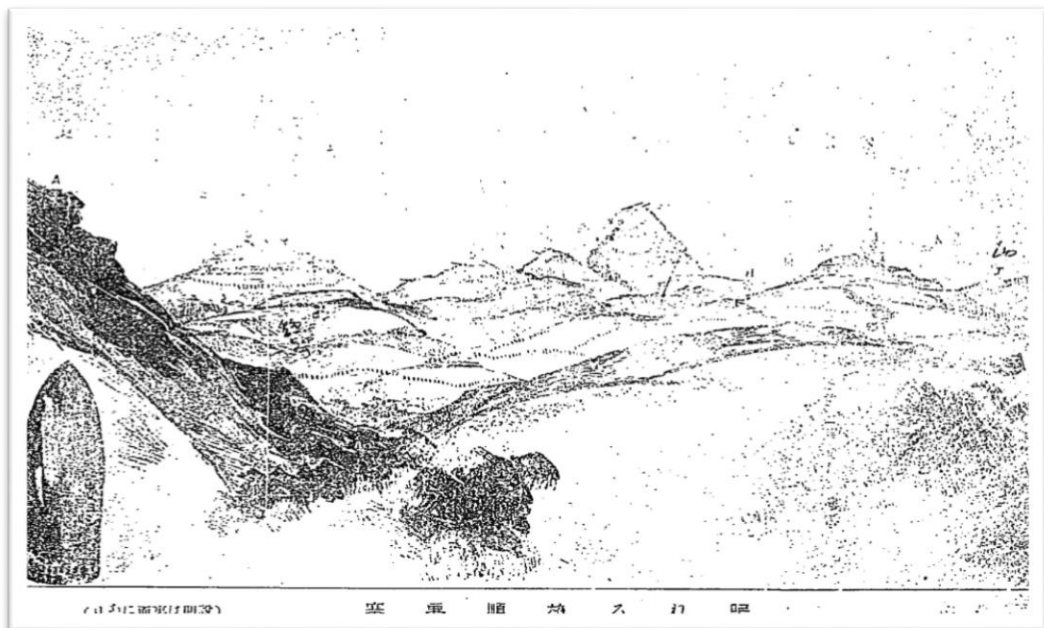
【圖一】乃木希典題贈「壯烈」二字¹⁰⁶

106 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著並畫，《肉彈：旅順實戰記》（東京：英文新誌社出版部，1906），圖像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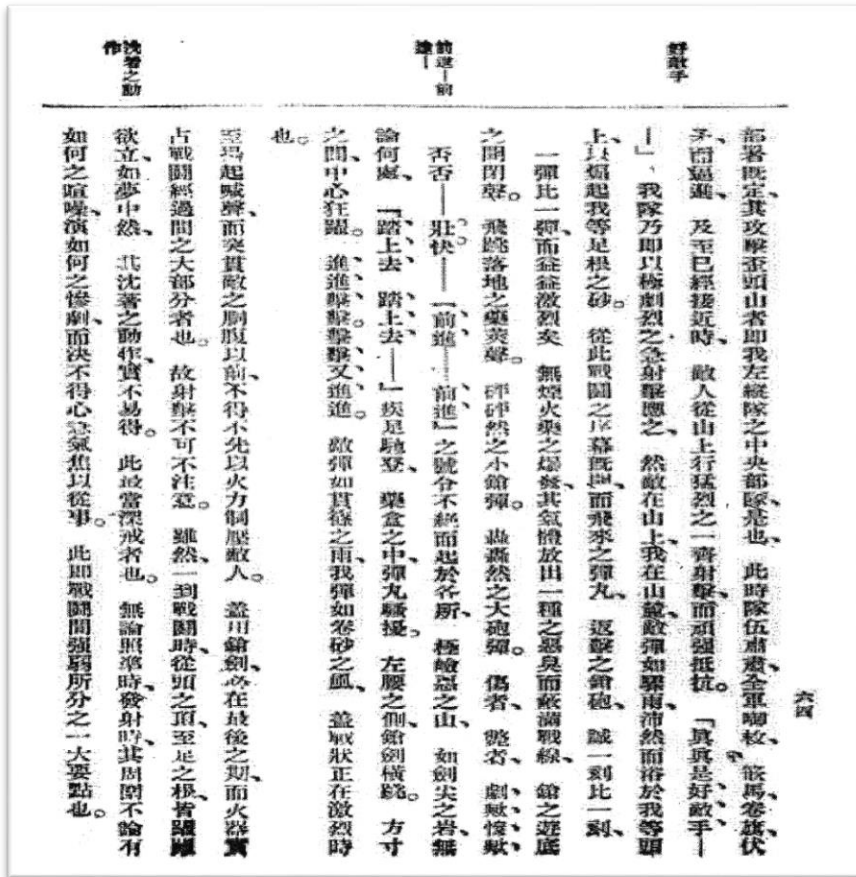
【圖二】〈眺望敵軍圖〉¹⁰⁷

107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郭（譯），圖像頁。



【圖三】櫻井忠溫繪製「旅順要塞圖」¹⁰⁸

108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名「肉彈」》，黃郛（譯），圖像頁。

【圖四】《肉彈》動詞與標點符號之連用¹⁰⁹

109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名「肉彈」》，黃郭（譯），頁64。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 《新民叢報》，橫濱：新民叢報社，1902年。
- 《江蘇》，日本：江蘇同鄉會幹事編輯，1903年。
- 《武學》，東京：武學編輯社，1905年。
- 《學報彙編》，北京：北洋軍報局，1905年。
- 《南洋兵事雜誌》，南京：兩江督練公所教練處，1908年。
- 陸軍步兵中尉櫻井忠溫著並畫，《肉彈：旅順實戰記》，東京：英文新誌社出版部，1906。
- 櫻井忠溫：《旅順實戰記——一名「肉彈」》，黃郛（譯），上海：中華書局，1909年。
- 〔清〕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清〕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年。

近人文獻

- 山本常朝、田代陣基 YAMAMOTO, Jocho & TASHIRO, Tsuramot
 2014 《葉隱聞書》，趙秀娟（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
Yeyin Wenshu, Xiujuan Zhao (trans.)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4).
- 山路弥吉 YAMAJI, Aizan
 1912 《乃木大将》（東京：民友社，1912年）。
Nai Mu Da Jiang (Tokyo: MinYou Sha, 1912).
- 木村毅（編） KIMURA, Ki (eds.)
 1696 〈櫻井忠溫年譜〉，《明治戰爭文學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頁407-411。
 “Sakurai, Tadayoshi Nenpyō,” *Meiji Senso Bunken korekushon* (Tokyo: Chikumashobo Ltd, 1969), pp407-411.
- 王長新、宿久高（編） WANG, Zhangxin & SU, Jiugao (ed.)
 2014 《日本語言文化研究——王長新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

Riben Yuyan Wenhua Yanjiu—Wangzhangxin Jiaoshou Danchen
100 Zhou Nian Jinian Wenji(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2014).

付啟元，趙德興 FU, Qiyuan & ZHAO, Dexing

2014 《南京百年城市史 1912-2012》文化卷（南京：南京出版社，
2014年）。

Nanjing Bainian Chengshi Shi1912-2012 Wenhua Juan (Nanjing:
Nanjing Press, 2014).

左鵬軍 ZUO, Pengjun

2011 《晚清民國傳奇雜劇文獻與史實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2011年）。

*Wanqing Minguo Chuanqi Zaju Wenxian Yu Shishi
Yanjiu*(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1).

朱玲璠 CHU, Lingli

2007 〈《葉隱》的武士道思想〉，收錄於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
（編）：《日本研究論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330-343。

“Yeyin de Wushidao Sixiang,”in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Nankai
University(ed.) *Riben Yanjiu Lunji* (Tianjin: Tianjin Publishing and
Media Group Co.,Ltd),pp330-343.

李揚帆 LI, yangfan

2012 《湧動的天下：中國世界觀變遷史論（1500-1911）》（北京：
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2年）。

*Yongdong de Tianxia:Zhongguo Shijieguan Bianqian Shilun(1500-
1911)* (Beijing: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PRC,2012).

李雁南 LI, yannan

2009 〈從文本到現實——試論明治日本作家筆下的「中國」〉，收
錄於佟君（編）：《華南日本研究》第2輯（廣州：中山大學
出版社，2009年），頁49-58。

“Cong Wenben dao Xianshi—Shilun Mingzhi Riben Zuojia Bixia de
Zhongguo,” in Tong.jun(ed.) *Huanan Riben Yanjiu Vol.2*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2009),pp49-58.

李鳳琴 LI, fengqin

- 2017 《黃郛與近代中國政治》（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
Huangfu Yu Jindai Zhongguo Zhengzhi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7).

李艷麗 LI, yanli

- 2014 〈晚清戰爭小說譯介整理及文藝思潮考—兼論戰爭小說在中國的冷遇〉，《晚清日語小說譯介研究（1898-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頁73-92。
“Wanqing Zhanzheng Xiaoshuo Yijie Zhengli Ji Wenyi SichaoKao—Jianlun Zhanzheng Xiaoshuo Zai Zhongguo de Lengyu,” *Wanqing Riyu Xiaoshuo Yi jie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4)

沈雲龍 CHEN, yunlong

- 1976 《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
Hhuangyingbai Xiansheng Nianpu Changbian Vol.1-2 (Taipei:Linkin Publisihg,1976).

周作人 ZHOU, zuoren

- 1918 〈讀武者小路君所作《一個青年的夢》〉，《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15日）。
“Du Wuzhexiaolu Jun Suo Zuo Yige Qingnian de Meng,” *Xin Qing Nian* Vol. 6 No.5 (15 Th, May ,1918) .

施蛰存 SHI, zhicun

- 1990 《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
Zhongguo Jindai Wenxue Daxi Fanyi Wenxueji Vol.2 (Shanghai: Shanghai Book Store Publishing House,1990).

原田敬一 HARADA, Keiichi

- 2016 《日清、日俄戰爭》，徐靜波（譯）（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Ri Qing Ri E Zhanzheng, Xu,Jingbo (trans.) (Hong Kong: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2016).

唐月梅 TANG, yuemei

- 1996 〈三島由紀夫美學的重疊性〉，收錄於葉渭渠等（編），《三島由紀夫研究》（北京：開明出版社，1996年），頁144-161。
 “Mishima Yukio Meixue De Chongdie Xing,” in Ye,weiqu(ed.) *Mishima Yukio Yanjiu* (Beijing: Kaimin Press, 1996).

徐平（編） XU,ping (ed.)

- 2015 《甲午戰爭·中日軍隊通覽 1894-1895》（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
Jiawu Zhanzheng-Zhong Ri Jundui TongLan1894-1895 (Beijing: Jiefangjun Press, 2015).

耿光聯（編） GENG, Guanglian(ed.)

- 2009 《社會習俗變遷與近代中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9年）。
Shehui Xisu Bianqian Yu Jindai Zhongguo (Jinan: Publishing House of Jinan, 2009).

張博 ZHANG, Bo

- 2014 《浮世繪、武士道與大奧：日本江戶時代的大眾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Fushihui Wushidao Yu Daa: Riben Jianghu Shidai de Dazhong Wenhua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2014).

張學繼 ZHANG, Xueji

- 2005 《黃郛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
HuangFu Chuan (Beijing:Unity Press, 2005).

陳秀武 CHEN, Xiuwu

- 2008 《近代日本國家意識的形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Jindai Riben Guojia Yishi de Xingc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08).

陳應年 CHEN, Yingnian

- 1982 〈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國的介紹和傳播〉，收錄於《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頁 262-282。

“Jindai Riben Sixiangjia Zhuzuo Zai Qingmo Zhongguo de Jieshao he Chuanbo,” *Zhong Ri Wenhua Jiaoliu Shi Lun Wen J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2), PP262-282.

陳繼東 CHEN, Jidong

2012 〈在中國發現武士道——梁啟超的嘗試〉，《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7 卷第 2 期（2010 年 12 月），頁 219-254。

“Zai Zhongguo Faxian Wushidao—Liang, Qichao de Changshi ,” *Taiwan Dong Ya Wenming Yanjiu Xuekan* Vol.7 No.2(Dec, 2012), pp219-254.

渥夫剛·索夫斯基 SOFSKY, Wolfgang

2006 《暴力十二章》，邱慈貞（譯）（臺北：玉山社，2006 年）。

Traktat Jiber die Gewalt, Qiu, cizhen(trans.) (Taipei: Taiwan Interminids Publishing Inc., 2006).

楊延峰 YANG, Yanfeng

2011 〈大隈重信的「東西文明調和論」〉，《日本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32-38。

“Okuma Shigenobu de Dong Xi Wenming Tiaohe Lun ,” *Riben Wenti Yanjiu* Vol.25 No.4(Dec., 2011), pp32-38.

楊延峰、李建華 YANG, Yanfeng & LI, Jianhua

2012a 〈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論」探析〉，《日本研究》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19-123。

“Okuma Shigenobu Zhina Baoquan Lun Tanxi ,” *Riben Yanjiu* Vol1(March, 2012), PP119-123.

2012b 《大隈重信的對華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博士論文，2012 年）。

Okuma Shigenobu de Dui Huaguan Yanjiu (Tianjin: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12).

楊穎奇（編） YANG, Yingqi (ed.)

2014 〈黃郛——共謀「北京政變」的內閣代總理〉，《民國政治要員百人傳》（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年），頁 228-232。

“Huangfu Gongmou Beijing Zhengbian de Neige Dai Zongli,”

Minguo Zhengzhi Yaoyuan Bairen Chuan(Nanjing: Nanjing Press,2014),pp228-232.

鄒振環 ZOU, Zhenhuan

2012 《疏通知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Shutong Zhiyi S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2).

董炳月 DONG, Bingyue

2006 〈「夢」與「肉彈」的文學史——中日現代作家創作中的互文問題〉,《「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77-122。

“Meng Yu Roudan de Wenxue Shi Zhong Ri Xiandai Zuojia Chuang zuo Zhong di Huwen Wenti,” *Guomin Zuojia de Lichang: Zhong Ri Xiandai Wen xue Guanxi Yanji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PP77-122.

2009 〈「肉彈」倫理學〉,《茫然草:日本人文風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53-68。

“Roudan Lunli Xue,” *Mangrancao: Riben Renwen Fengj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9),pp53-68.

詹姆斯·L·麥克萊恩 James·L·McClain

2014 《日本史1600-2000》,王翔、朱慧穎、王瞻瞻(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4年)。

Riben Shi1600-2000, Wang, xiang & Zhu,huiying & Wang,Zhanchan(trans.)(Haikou:Hainan Publishins House,2014).

實藤惠秀 SANETO, Keishu

1983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

Zhongguo Ren Liuxue Riben Shi, Tan,Ruqian & Lin,Qiyan(trans.)(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83).

蔡振豐 CAI, Zhenfeng

2010 〈中國近代武士道理念的檢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189-218。

“Zhongguo Jindai Wushidao Linian de Jiantao,” *Taiwan Dong Ya*

Wenming Yanjiu Xuekan Vol.7 No.2(Dec,2012),pp189-218.

謝志宇 XI, Ezhiyu

2006 《20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Ershi Shiji Riben Wenxue Shi—Yi Xiaoshu Owei Zhongxin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6).

謝國興 XIE, Guoxing

1984 《黃郛與華北危局》（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出版，1984年）。

Huangfu Yu Huabei Weiju (Taip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84).

藍弘岳 LAN, Hongyue

2011 〈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2011年12月），頁51-88。

“Jin Xian Dai Dongya Si Yu Wushidao Chuantong de Faming Yu Yue Jing,”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No.85(Dec,2011),pp51-88.

藤村裕一郎 FUJIMURA, Yuuichirou

2009 〈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旅順實戰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2期2009年，頁44-57。

“Yiben Zhanji Xiaoshuo de Ri Zhong Zhuanhuan Cong Roudan Dao Lüshun Shizhanj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No.2,2009, p44-57.

關立丹 GUAN, Lidan

2009 《武士道與日本近現代文學：以乃木希典和宮本武藏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Wushidao Yu Riben Jin Xian Dai Wenxue Yi Nogi Maresuke he Miyamoto Musash Wei Zhongx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9).

櫻井忠溫 SAKURA, Tadayoshi

1943 《乃木大將》（東京：偕成社，1943年）。

Nai Mu Da Jiang (Tokyo: KaiSei Sha,1943).

露絲·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Ruth

2011 《菊與刀》，北塔（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Ju Yu Dao, Beita(tran.),(Nanjing:Yi Lin Press,2011).

龔鵬程 GONG, Pengcheng

2008 《俠的精神文化史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

Xia de Jingshen Wenhua Shilun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2008).